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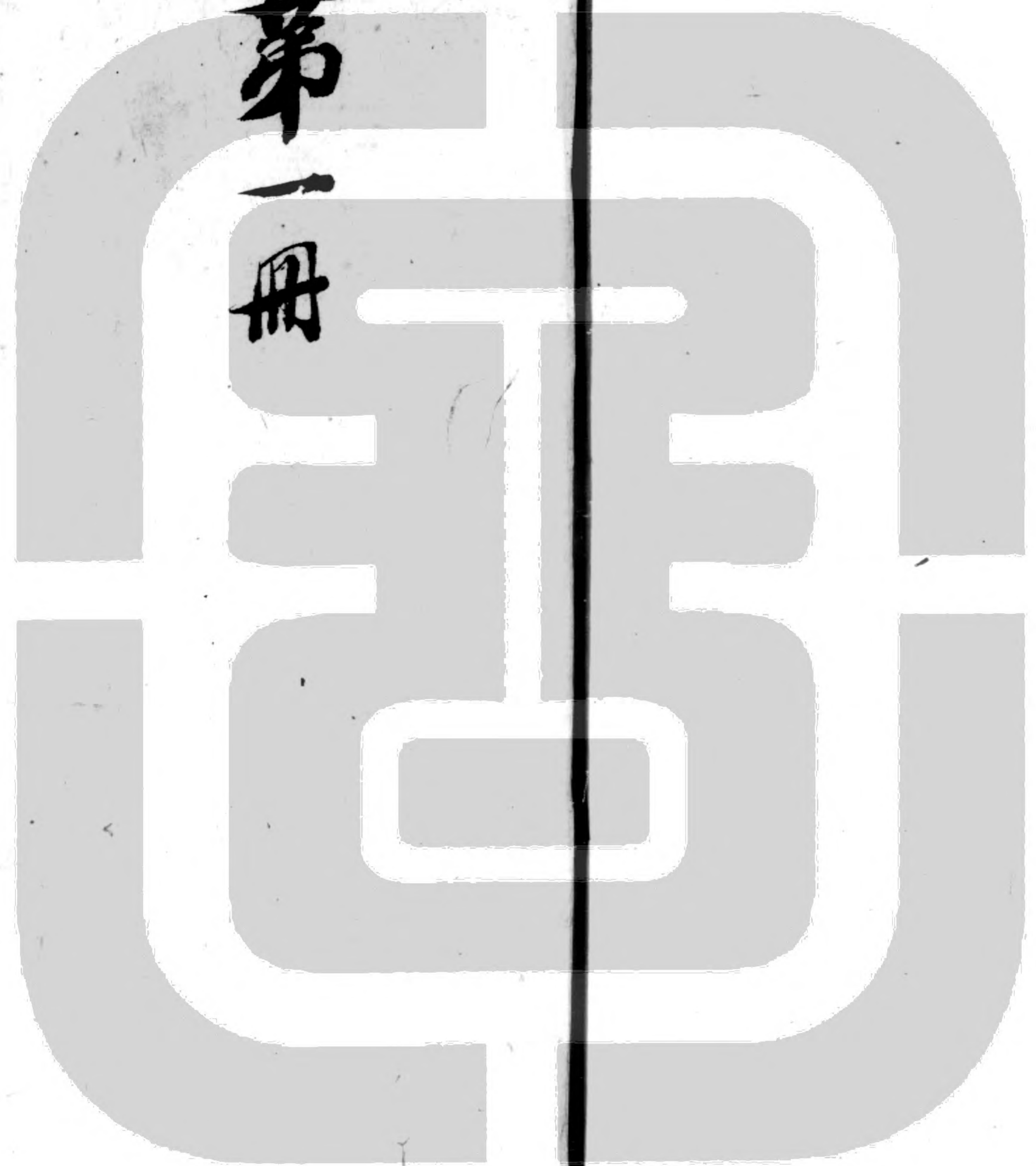


帝里明代人文畧

卷一

題前卷附錄

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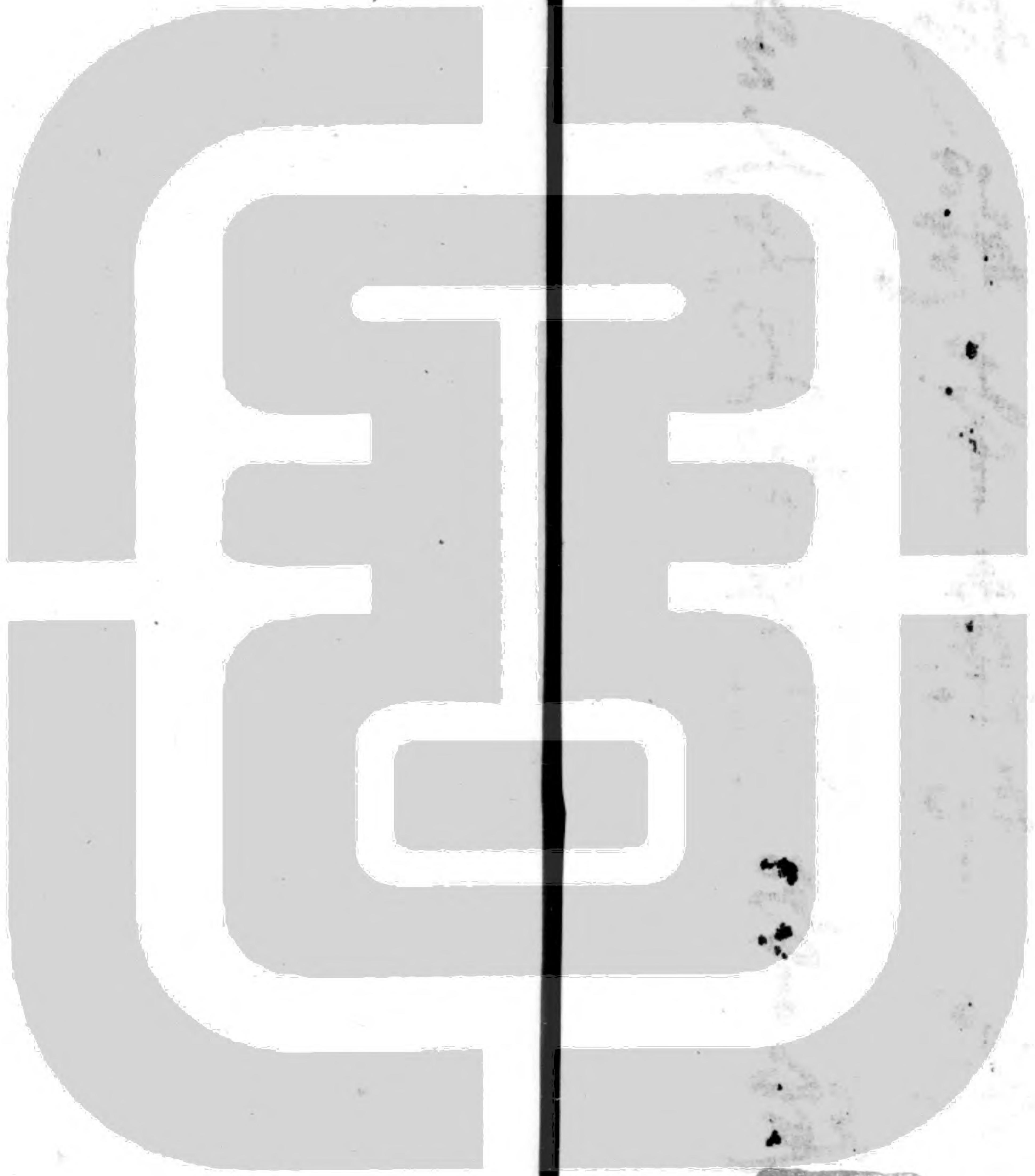
青目先生人文思世刊奉遠康成及始  
出津選梅花奉集印述之刊為考者  
籍索一白志制兵發及百身一在余之序  
述之索歸今年春余乞假暫歸  
以  
徵之廣文詢近以異者吾以人文思對  
喜而讀之印印時雨年一由蘭第





一卷十六卷之後就余處補之以終地日  
重刊云

同治乙丑五月二十七日後字甘炳煥





乃  
亦  
疇



乃  
亦  
疇



每部工資  
元銀陸兩

道光庚戌夏五月

甘氏津逮樓集印

一鄉一邑之間必有人焉矧夫名都會如

金陵者長江自西南來鍾阜石以盧龍

天闕環列四面萃律浩瀚清泚深摶

之氣鬱必有所發其鍾而為人也當不

勝屈指計歷言紀錄之者歷時既久僅

一二盛名之士卓之在人耳目間其他名不

彰族不著位不顯者雖瑰意琦行亦且



若水逝雲捲漸滅而不傳蓋有之矣青  
岩路先生深慨乎是乃摛稽勝國金陵  
耆舊著帝里明代人文略二十四卷上起  
帝胄下迄隱淪各為之傳其綱舉其目  
張其文淹貫詳而不芒簡而不遺覽之  
足以徵朝廷盛衰進人退人之得失則有  
裨國史三百年繼之承之天之生才無時或

已後之人得以誌其里居訪其遺蹟則有  
裨邑乘一族之中祖宗功德可稱道子若  
孫名字可考見靡所不附入則有裨家  
牒而其著述之大旨惟在挽漓風返淳古  
示人以忠厚保宗之道俾效法前哲立作  
聖基故於忠臣孝子隱德之翁慈節之  
母特三致意焉彬之乎幾可羽翼經傳又



豈徒有裨國史邑乘家牒而已哉先  
中憲公訪求是書數十年未獲適余於  
費封君澄之處得之遂依其原次校刊以  
廣其傳計自書成至今一百四十五年始  
付諸梓信乎書之顯晦果有數也先生  
諱鴻休字子儀號青岩逸叟其先太原  
陽曲人明初勾軍令急有小二公者代兄從

戎來金陵隸龍江左衛籍七傳至伯鏜始  
以文學起家為大行人祖九同伯鏜子也隆  
慶丁卯舉於鄉仕楚通山令父汝捷順治  
乙酉舉於鄉仕浙新城令母沈氏楚府紀  
善沈朝陽女事實具見編中不具錄先生  
生天啓三年癸亥崇禎庚辰年十八補博  
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窺尤善詩古文辭



自少至老手丹鉛不稍倦所居在秦淮北  
鳳凰泉南海棠石次家素貧賣詩畫以  
自給暇則蒔花草躬自灌溉率諸孫課  
誦其間為樂八十分始草創是書質衣以  
購紙筆冬春沍寒遂不能再備絮襖其  
寫學如此閱四載告成時年八十有四云  
或疑明代肇基鳳陽先生書不應以帝

里稱金陵不知金陵舊為帝里晉王導之語  
也古有此稱不自今始先生自序及所作  
世昌傳中言之詳矣吾庸復辯

道光三十年歲在庚戌夏五月同里後  
學者壬甘煦識於津逮樓





帝里明代人文畧題前一卷總目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訂次

序

自序

訂輯大意

總目合條例



帝里明代人文畧序

壬午嘉平愚暨弟道鄰氏以故京人文當有會歸之日敦言之青岩先生先生宿有同懷亟事哀輯迨乙冬再易稿成編合訂輯大意一卷並總目條例附後一卷都爲二十四卷題曰帝里明代人文畧愚次第請閱旣卒業喟然以興曰大哉人文固莫快于其聚乎今夫天凜月之下疎星見其三五今夫地浮雲之上蒼峯見其三五足以觀矣而未究人心所欲觀之意不足快也逮夫雲歸之晝月



帝皇明行入之學  
還之夕羣星大小疎密爭神羣峯淺深近遠爭氣  
其理莫不有含也其光莫不有燭也其係夫仰而  
瞻者莫不所欲見無闕也于是觀者乃甚快天地  
之文章其大固如是也人文之爲觀于一代也夫  
亦猶是當夫代之初而盛盛而中而晚各當其時  
愛其時焉有此幾人此比于月下三五之星此比  
于雲間三五之峯爽日暢懷聳心震聽卽此而足  
原不在多及其事過時往前所遞見之美皆若滅  
若沒彷彿云之而莫可據則必悵然追思願其長

可聚焉如皆在目前可尊可法可敬可愛之爲樂  
矣故一代終其地卽宜有一代耆舊爲國史所不  
必書而爲里門所必當聚而書之之人古之君子  
往往于是無忘續記蓋不獨慰前賢于已遠亦正  
以慰後人于方來俾其悉有所憑依也吾郡古帝  
里開闢以來秀靈之功毓材無息迨勝朝爲故京  
人風彌起前此所謂景星之稜稜月下燦峯之離  
離雲上者蓋不時有人動關人念今旣一代云徂  
豈非曩關人念者皆當會歸聚而爲一使其精氣



帝皇明仁人文卷二  
躍然相生青簡俾後之欲問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大倫之懿則與夫德行文學勲名志業上下隱顯出處進退之崇風者訪而論之于以立身于以傳宗莫不稱懷各得其本土可範之前型實在此一時者乎夫見聞易遠心迹久而難求及此書之已什不獲一倘更延遲前修益邈後來有意者或欲媿前斯芳躅乃語焉而弗詳豈不重恨先此者之無述余輩是以懍懍懷之而青岩先生所以不惜篤老在所當閒之歲月而不忘連年以心力

肇

輯而聚之者也意此其欲慰方來意固闕矣微矣豈徒窮愁著書之謂姑一自慰云乎哉是修也前成書未有莫起例莫發凡筆端輯聚殊難今旣聚矣于三百年故京人文雖僅撮大畧而知上之所以開國一本于承家下之所以廸宗一歸于楨國展而觀之諸人文之在集者正若羣星之大小疎密爭神羣峯之淺深近遠爭氣理無不含之理也光無不燭之光也後來君子卽所時不同所位不同所志事各不同而九變復貫莫不貫于忠孝之



精神百慮致一莫不致以貞元之心性第傲斯前  
賢之風而鼓之知可以國可以家可以君公可以  
大夫士庶當未有不颯颯乎其滿志者矣不亦快  
乎以是快慰後之望古而遙集者抑亦足以慰矣  
夫喜稱先樂道昔此我江東大雅之思千載無易  
者也不惟江東亦當天無易也今懸是編以告  
天下曰我古帝里至于明代之人文聚而云之其  
與天地文章之大可以共觀者畧有如是其人如  
是其人而未盡固非前諸所散見之三五星三五  
峯而遂已蓋殊足觀也夫天下有善觀者而不大  
快于是非人情也時  
康熙乙酉嘉平之吉

蕭岡汪榘磴仙氏謹識



帝里明代人文畧序

晉王丞相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孫仲謀  
劉元德俱言王者之宅蓋東南吳楚之會山川秀  
靈之要環爲吾土風氣所歸者大精氣所毓者深  
故其人文常甲天下生生無已絕無止息載在傳  
紀炳焉可考而說者猶病周秦以上無人夫雲陽  
氏之都豈翳無人風后力牧之類想當未少亦未  
開之天渾噩忘名等夫靡述云爾迨更秦漢而其  
光燄不復可鬱矣于是發爲晉以下之六朝席捲



人才天下來爰感前賢喟歎深之要六朝極盛猶  
斯土之小盛蓋至明高皇帝開天之後而後人文  
極宇內之大觀郁郁乎莫可尙已嘗歎高皇之世  
除從龍之俊入自他方者勿論亦既定鼎帝宮王  
室暨夫戚勳之第仕宦之宗誰弗列星而布拱居  
京輦其時英聖仁賢之帝王世德世功之將相卿  
士接踵以生而爲龍爲光于海內者固不能殫紀  
卽峯研之族介弁之家以漸興詩書豐禮樂遂蔚  
爲大宗以潤色太平于永遠者亦不可勝考也此

# 策

皆植根不出洪永數十年以內而莫不揚華若此  
鍾山之英乎草堂之靈乎一時猛發何其盛也已  
而鐘簾北移陪京並設地以閒而益盛治以久而  
彌文風華比齊梁而雅正等乎唐宋歡愉若羲昊  
而文章進乎周秦其人文之美忠孝文武正直詠  
奇立品爲重好學爲先仕隱俱高出處交飭三百  
年之間其可傳而可法者蓋無色不有其人無時  
不有其人颯颯乎接于聞見者固未之歇也盛矣  
哉但生乎其地者士君子之相忘于道術猶魚之



忘于江湖先後相看各謂當然不以爲異其間樂志先賢喜傳耆舊者卽不乏人然或各云其時各從所取至括通代而隱顯並收偏全具錄以合巨觀則迄今未見成書郡乘所載人不過百中之一二其一二亦不過截取其一言一行語焉而不詳循焉而不核其本末以至日遠而日忘其裔孫莫按其前人之厯履其學士莫察夫故老之名氏夫風流日降起後進者莫如先進先之莫述後者焉程良可慨也梓里之中惟吾友汪子道鄰氏深慨

于茲以生平數十年之學殫志在此加意篤訪留懷肆覽于凡吾土往哲之遺文逸事姓字宗支莫不言之厯厯有據幾古所謂肉譜者不遠開爲余言前諸大家文集與夫誌傳碑銘之殘編斷簡所傳吾鄉之人佳蹟佳文佳論頗爲不少若哀而一之則可頓成佳書不難第吾病不能君有筆裁知去取顧老矣何勿以斯閒日月竟贈吾鄉之故老之爲得也余平日亦閒有所輯聞之大以爲然汪子遂發所藏書一一以示余卽以今歲元旦誓絕



一切閒文專力錄訂迨菊有黃華寫成紙可千幅  
人可累百然目前意所欲得之人尙闕多許毋論  
其他而著書不難求書實難莫可如何因姑訂爲  
編題之曰帝里明代人文畧質諸汪子汪子曰雖  
畧然此書固可時增時補今雖畧以具體焉其可  
也于是且次其時世日而待之而三百年之人物  
抑亦小聚因歎曰小聚乎盛矣哉斯其人固集齊  
梁唐宋羲吳周秦之人而成爲有明江南一代之  
人文大畧者也識者試詳其人之品之行之志之

氣之才之情之韻而其風具見之矣非此方風氣  
所歸之大精氣所毓之深何以及此而說者猶謂  
江南無人夫豈無人哉嘗試論之蓋亦有說間閱  
有明一代編年之史每值夫一人當權則連年累  
冊止見此一人之名氏而江南曾無若是人也所  
以然者吾鄉士大夫方用于時而忌者一言或起  
卽先自引退重功名之心必不勝其重品格之心  
多不肯久貪于位耐吹彈而不去以故姓名概多  
落落其逸而在下者第沒沒無聞竟終其世而不



帝皇明仁人志士  
四

屑附一人以成名此其淡遠不著竊謂其人正斯  
千古至于畏清議惜名節則無賴之小人皆斷所  
不爲今試與觀全明之史者斷以至公一言有明  
自高皇以下衰而盛盛而衰三百年間忍爲奸相  
忍附奸闖以至亡其天下者某地特書某人某地  
特書某人而謂舊京有一若某某者乎嗚呼吾鄉  
之君子卽差等他方而吾鄉之無小人實大光天  
宇斯古帝里于茲洵可大書者也竊嘗念之爰興  
深感欲備核其人文而論訂之以程後人恨者方

再

余英壯無徵不足而所志弗存今老矣歎吾鄉文  
獻皆凋徒志無徵聞見劣疎可考者不厭詳之冉  
三其未及考者闕以待之且以等夫我雲陽氏之  
渾渾噩噩云爾時

康熙癸未秋九月望

八十一叟青岩路鴻休子儀氏  
題于憇遙情閣之菊次



訂輯大意



青岩路氏曰人生其地當知其地之人欲論其地之人當先正我之意愚非能以其意衡前哲者也亦以理之不誣常信然著乎兩間者斷吾訂輯之懷約畧大端謹言于首

於戲自古開國承家理不確如一致者乎然而國史以推諸天下者為主所以大觀也郡國之乘以見乎家人者為主所以正源也夫開國有不視夫承家承家有不視夫立身立身有不視其孝弟義



所必爲廉耻義所必不爲者乎其間氣量之大小  
志事之宏卑與夫處時事之順逆雖各不等要自  
帝王至公卿大夫士以暨庶人所以去其失陷其  
得理惟一致而已矣集首所述自懿文太子孝康  
皇帝以下帝王勲戚公侯彼其功德上參諸天地  
事業並輝于日月者詳書昭昭國史非此之所敢  
誌此敢誌者其家人父子兄弟之心其存心骨肉  
君臣之誼所以垂祥于大江一曲起教于古淮一  
區者以見此土風化淵源之所自來蓋自遠而約

諸近所以觀養根之厚也至卿大夫士庶則由其  
瓜瓞推其條蔓又自近而徵之遠所以觀敷枝之  
漸也吁人貴有宗有與養根有與敷枝此我故京  
往昔之所以易爲嘉宗也古之言曰錫之姓以立  
宗夫世豈盡維皇錫之宗哉人能立身能承家而  
宗旋自我錫矣愚願觀是編者普同之

若夫啟宗之事多不一致乃事不一致而可以一  
致約其人大約其人能爲子孫豎無已之望及子  
孫能爲其祖父抗無盡之光者必其有不苟之節



而不屑風間草靡之人在里爲堂堂之正士在廷爲烈烈之忠臣卽不然難進易退必不畏貧而輕其所守如是卽富不能富貴不長貴宗或不三五世亦遂微而不顯而當世必言之不能置思之不忍忘遇其後必敬之而不敢忽聞其累葉之餘或一人稍伸而色然相喜不然者鼎食鐘鳴之盛道旁之衆恆對之若在冥霧而未嘗見蓋江左之民柔嫚無言而性恬剛大之風又自六季以來日接浮漚之起滅不以爲見故生于江左之人成宗甚

易而足名一宗甚難以故數百年間人文極盛其足以稱傳宗者亦竟無多華門單戶或聲施至今朱門大第而靡聞舊日蓋誠有故矣愚嘗謂登耆舊之編卽超于佛名經而上所當憬然者也

懷耆舊者溯沿質行不以文章顧嘗考吾土先正之文章多其神明之所出不可忽也嘉隆以前其言質質而有情嘉隆以後其言文文而有味大都其意落諸楮墨者言多有益于人心而不肯稍頽其風于天下國家之內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



對其遺文喜怒具見而其人之情味千載皆接矣  
嗚呼文章質行往往交因此吾鄉文獻之所以交  
可思也昔者未覺也自輯錄有緒其人大槩具見  
玉異色而皆貫雲霞之氣珠異品而咸分星月之  
輝並作商彝莫非秦鼎彼世服詩書者吾無間然  
矣若夫崑研之策皮石之工蓋莫不化登壘爲詩  
書之望化居肆成絃詠之堂化戎矢以投壺晒一  
祭之稱多化刀筆以高門嗤一于之遂侈樵漁而  
化以鳳阿耕桑而化以杏壇化富而推清鑑化貧  
而號博綜風雅彌天陰壇接武幾乎代無俗駕邈  
矣人盡榮修昔稱江左文明之地信乎其文明哉  
後之生斯土而不文者其將何以對吾耆舊此所  
當觀者也

吁天清地

宜廟

往者曷盛夫清

宜廟

之際哉見無雜也

聞無雜也爲父兄者皆樂其有賢子弟爲子弟者  
皆樂其有賢父兄非無賤也非無貧也非無阨時  
之士製菱荷以爲衣緝芙蓉以爲裳屯蒙于下澤  
而天之不闢也然而牛畝之宮以天屬者其道一



者

也其願一也其願之弗如或喟然相歎或且傲然  
增許而不謂失計也其氣一也氣之不屈是以古  
之人惟無出出卽天下之奇男子大丈夫而或以  
忠孝或以德誼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學問莫  
不頓昌其宗乎此土也凡以其氣也士莫大乎其  
氣也氣之折也君子之折于仕途者嘗少而自折  
于家庭之間者嘗多此理固有難言者也乃明之  
初盛卽及其晚季家之有賢父兄賢子弟首見無  
雜也聞無雜也志無不一而道無不一以養其氣

者蓋至樂也其樂如是故雖處屯蒙之天者天無  
不清也地無不宜廟也此之爲盛其可書也

夫人生大義莫大君臣士君子致服古之心重扶  
今之志起而發風雲之氣以充諸天宇豈不殊懷  
顧明良之合千載一辰原難概見次之竭才以濟  
一朝之用抗言而伸一窾之誠方州以內邊圉以  
外交武之資畧不慚此一生抑亦百千之三二君  
臣之義洵可念也不可期也除是而祖曾而父母  
而伯叔父而夫婦而兄弟而朋友而子孫隨其所



遇皆有人倫之樂當其所快盡擅天壤之歡此其  
爲歡不必其皆通泰也艱難之會彌見其誠慷慨  
之途益觀悱惻士生不必其在大廷抒奇讜凡此  
者但占其大義之一卽可以鬚眉對于今古故編  
中所載立朝之外或祖曾或父母或伯叔父或夫  
婦或兄弟或朋友或子孫第就其當日所美傳者  
先之以誌千載之快而後旁及其文章學問凡以  
見濟濟多士而其足大紀于鄉國者固在此不在  
彼也云爾

編中所得誌傳以節母堅慈保孤子而廸宗居四  
之一其始未詳者猶未知中凡幾母在也嗚呼嚴  
冬者生物之本貞孀者榮世之根母德之關夫斯  
人斯世也大矣哉斯世斯人之斟酌于天心以生  
也微矣哉愚嘗以是思天之生人也不同若顧清  
甫徐髯仙陳大聲一輩自幼富享聲色玩好極快  
一生而仍受令名以終者此天以來消第祉者也  
若王民沈榮暨我高大父通一輩者孀母以力回  
天天心已還仍不遽還姑萌芽于此一人以視其



厚

能生之氣厚薄何如其原矣于是而後漸以昌之  
以著其宗蓋其難也夫一者何其易而一者何其  
難也非獨難也彼來消第祉者我徒見其身之易  
而未曉其先世難易何等要不有冬嚴彼何以及  
春之寬夏之大乎萬物霜根咸視嚴冬霜根之託  
貞母第一抑不翅是蓋凡有力于屯蒙之中者天  
盡知之而人不知也大禹之言曰順道吉逆道凶  
惟影響影響無時不在天地而人不知試觀往事  
可勝思哉

故京以科名興者正嘉以前無外來士發者皆本  
土籍而籍系衛宗強半愚嘗以爲太平旣久人媿  
干城而一概神武化爲妙文一也且衛分國初酬  
功之典也武之功國家酬之不盡而天于是補酬  
之以文又一也天人合應宜其盛也其次民籍則  
皆國初徙實京師者之裔想當日被徙之家流離  
可歎必多矣富者一旦而貧貴者一朝而賤人情  
豈無悲感愴在天心天故仍以富貴還諸其孫子  
抑亦天人還復之常也夫此兵民兩籍之人當不



知凡幾多許而後之發者有限毋乃天心偏私而頗無偏也無頗也譬有甫田于此五穀之種並浥其中已也或苗或不苗其苗也或春或夏或秋則又視其種之自爲力能生與否其生也當生之遲早時至與否天何私哉要有種于田固不能禁之勿生也吁國初集兵民于此集種于甫田也種原良種田復良田雖浥之久焉焉禁良苗之勿懷新哉嘉穀芸芸歲薦其新要其初爲兵爲民者不自己意卽漫然浥種之高文兩帝亦不意後之神倉却收其豐成之效也時至才生理自在天地之間者也至嘉隆之後乃外來之士聚斯土不一而特見者伯祥余太史鄰初顧太史韞庵吳侍郎泰茅俞光祿四公先人固皆以京師人才所躔立志來決科名于此者乃不一二世皆若意垂盛宗吾土迄今異哉人之所志天必從之要亦必有所然固非偶爾且四公不媿名位實光吾土內生外來交助益顯晉王丞相曰江左藏納之地四方所聚不如是不成京師允哉



金陵古才藪六代之盛席捲人才天下來固青蓮  
所深歎愚竊以爲故明三百年金陵人才又非六  
代所及其學正其行修其出處嚴而不苟其體用  
檢而不亂蓋有超六代而上之者其起而見于當  
世者難具論以其在野風雅之道滿于邱園紵縞  
之交達乎近遠而其間韻則有之禮法以外之狂  
皆其所不取通或同之而廉耻不問之高皆其所  
勿忍嘯傲乎公卿之際而未嘗褻其守也漫散乎  
烟霞之表而未嘗灰其志也以今考之卽如謝野

全盛雲浦一流姚秋澗顧清甫一輩首尾卓然始

終可愛傲諸宋齊梁陳固未易等其人者也可曰

今人不若古人乎愚故曰金陵明代人文又非六

代所及所不得言之而輒以六代微之者也噫天

下所重者人也論人天下以用及當世者爲主論

人鄉國則正以充然在本土者爲先吾土可觀固

在才高不遇或志高不仕實實俊奇而輩輩相承

不脫是雖事業無聞徒徵磊落而風采不空于聽

覩則良可述也

輩



帝皇明仁人志士  
九

貴賤富貧天之命也人能各以其理而自立于貴  
賤富貧之中者土之性也夫土何以云性也人生  
于土性如其土因于其中者不自知其而合合天  
地之氣莫粹江淮之間故土性莫善江淮之間而  
江南尤善江南之土性疎而堅柔而力散而常一  
雜而皆正故其爲人多生而別是非曉好惡不問  
賢愚而概有邁然自愛之心不屑不潔之意故其  
爲風也顛蒙之衆若有獨知負戴之夫時操清論  
以故外寄之族氣質縱橫每或不可方物而居之

不久卽帖焉若生此土之人不俟其厯世則緣此  
土其性之善易于移人故也惟是之故故其末流  
人情風俗之弊種種不可勝嗟第澆凌有之終不  
至于大惡自昔明興起洪武建國迄宏光去國上  
下近三百年其間水火盜賊兵戈之慘他方每掃  
地殲焉者而江南至于亡國獨不大罹夫凶害元  
元保息更至于今凡以其土性之人理固有不  
至慘盡者也噫大劫之運萬報所齊以此時觀之則  
故京遺民猶幸安土之性以抗天之命者明明可



與天下共見而非我一人可飾言之也  
嗚呼當世治亂之故自上而下者朝廷政事自下  
而上者則全係士大夫之學術其端無預羣人百  
姓固凡服詩書者所不可不慎也間考故朝人文  
屢變其初學者醇行無他出則期有事業而止故  
有成宏以上初盛之才自是漸美之以文章雖容  
大雅本末交修盛之至也文章盛矣其欲超而上  
之者理必出于講學夫以聖賢之詣定事業文章  
之本令一時天下國家莫非有本之文人誠爲當

世扶進人才之至念也第此事亦明其大意斯可  
矣其精微當聽解者自得之而不可以日講若日  
以講論務相超出迨理無容入則不至浸淫乎佛  
學不止其初暗入焉而猶忌佛氏之名者其既不  
率天下明奉之以等于我聖人而上之爲澹園焦  
氏之學不止澹園先生北斗以南重望一人其爲  
此說良其中之所見誠有然者而未思我中天儒  
佛之閑其閑斷不可破破卽人心潛變而莫知不  
浸淫乎大亂不已也蓋佛之道至道也而鬼道也



鬼不可倡也一倡而天下士大夫之心不死者皆死矣人無殆乎世無殆乎卽以金陵論六代之盛不極于梁陳之佛而六代盡乎南唐之盛不極于後主之佛而南唐盡乎明故京之盛不極于萬泰後士大夫莫不佛而故京之風頓盡乎好由夫一夫之迷而惑鍾爲一世之亂此非羣人百姓所預而素服詩書深于見道者當之觀于前鑒于後故曰學術不可不慎也

大道邈矣欲晤何由前修可考溯洄斯在愚少於斯竊有長懷乃逮今徒感少之時知皇古而已不知虞夏殷周後尙有多人旣復誤信一言曰士無讀秦漢以下之書壯歲乃知唐宋之賢正自優于秦漢而讀唐宋之書已遲矣因日與盤桓者漢魏六代唐宋之人置明不論以爲不足論也中年以後姑檢及之久漸入之乃知人不以遠以近道不以古以今明近而今其事切其義備不惟舉而措諸天下國家以立身衡世道固條條有餘于是侈念欲衰一代天下人文精擇其美行差別以類自



訂一書私宏觀法而求書不應心中止顧意未已也壬午冬歲過八十因友人汪子之言乃喟然長歎曰不如止求之吾鄉遂竭力哀輯抵癸未冬書成千幅而志未暢也甲申元旦更誓不惜面之力以借書不惜足之力以還書不惜手之力以謄書抵冬盡所得書成者又千幅近志終未暢第天之假年不可恃矣如其假之是皆假我前賢之日也補葺可也其既輯者且次第之以竣事書成益喟然歎曰是吾欲友天下之士不能退而求之鄉國欲論千古不能止退而問吾鄉故明之一代者也可感也雖然吾鄉先賢友天下士尙論古人以達宋唐漢秦上之而格于皇古者固皆在于是矣愚晚年得日拜手于其前亦何勿暢乎哉

夫後進者先進之所待也史闕文馬借人我夫子所甚慶其吾猶及也以先期後而以後繩先庶哉大道之無息矣昔者故明高皇帝丙申渡江戊寅上隲其仁漸義摩禮鑄樂陶斯土四十有三年日月之所特照其光洽矣迨文皇帝北平移蹕更留



斯土南北分都既重之以京陵又休之以清暇備  
威儀而大其耳目集文物以峻其企瞻以故士不  
肯纖屑自待民不敢以澆弛自處當其盛也生已  
晚者雖未盡睨其隆卽逢其季沐餘韻者猶不止  
見流風善政故家遺俗之一二今去之未遠而書  
簡之所傳聞名宗之所垂訓猶足以俾雪案之夫  
皜焉常迎秋月雲冥之逸浩然欲別青空先進乎  
後進歟秩此一編亦閉戶而養懷有餘矣若夫卽  
前人之所廸宗深後來之所以閱世將無吉凶消  
長之機進退存亡之道其亦有味之不盡者乎此  
又愚衷之獨往不敢以告人者也

青岩路氏曰論世愚所不能觸懷難于無說稽  
求鮮逮怒焉心慚而上下數百年間每不覺緒  
言紛起謹條十二則識大槩焉揭之卷首席覽  
斯輯者或有同懷



帝里明代人文畧總目並條例



帝里古之金陵據晉王丞相導言標曰帝里誌

盛所自來者遠也其盛極于有明洪武建京故

紀明代人文金陵人文前此之盛史傳既定無

庸書後此盛未定不敢書惟洪武以下宏光以

上一代盛已定而闕書此生乎其里者所當急

于哀聚以俟將來論定者也得其大畧亦勝無

書故輯為明代人文畧亦曰里之人不忍忘吾

里之人云爾其人帝王公卿大夫士庶農商工



帝皇明仁人文畧  
賈才德偏全行迹隱顯不同第有可錄見卽錄  
之以爲後來者可裁之據而不忍其畧顧究則  
畧焉爾所見不及所聞不及就所及者畧開門  
戶以待博覽者之有同心是則毋忘其耆舊里  
人之義卽以庶幾夫古人之義者也謹條其目  
如左

夫是編也概記代之人文爾而必標以宗何也  
以人顯其宗因爲其宗益表其人君公有國士  
庶人有家上下交著其宗而天下盛蓋觀于其  
宗而啟宗之道亢宗之道保宗之道俱可見矣  
故論世者樂考其宗以云觀也

卷之一

高皇帝天宗

有明金陵一代人文之盛以高皇帝天家日月  
誕生于此以故星雲之末光散及民間者燿燿  
不息也溯光之所起合首天宗爲本

統傳五帝

興宗康皇帝

建文皇帝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帝皇帝

居明一代之大盛首懿文太子繼建文文昭章  
四皇帝五帝皆金陵人也夫高皇帝再鑄乾坤  
闢基江左金陵首善親臨四十餘年例以始遷  
之祖亦當系之金陵然天地英靈自鍾濠泗不  
敢擅之吾土至高皇帝子孫則生斯長斯帝王  
于斯謂非金陵人不可章皇以下乃生北京  
支封二十五王

高皇帝二十六子惟懿文太子以元至正十五  
年乙未秋九月生于太平明年春二月高皇入  
金陵改元曰集慶路者為應天府時太子生半  
歲矣計當以是時入于應天至太子以下二十  
五王則皆生于應天府之人

秦王棧 晉王櫛 燕王棣 周王橚

楚王楨 齊王樽 潭王梓 趙王杞

魯王檀 蜀王椿 湘王栢 代王桂

肅王模 遼王植 慶王榘

宣廟諱王權



岷王榘 谷王穗 韓王松 瀋王模

安王楹 唐王桎 郢王棟 伊王欒

皇子楠

諸王皆分封于外不留應天而原其生則咸生  
應天府也於戲盛哉洪武四十年間將相多家  
輦下無論爾公爾侯之生不知幾許祇此二十  
五王維城維翰徧占海宇山河之盛以去垂子  
孫而皆金陵尺土一時並興之神器也協氣之  
聚也如是夫

懿文太子三子

吳王允燭 衡王允燧 徐王允熾

建文皇帝二子

太子文奎 少子文圭

二代之後可以不書然皆高皇天宗大本之支  
皇王之生于應天者也書其盛不忍書其殘余  
不知高皇帝生人正盛之間何以頓藏大本子  
孫兩代之殘運天乎地乎要之其盛也天地之  
正運其殘也亦天地之正運摧殘之極而適繫



人思繫人歎故紀之以識歎思

王宗

天子之畿不以封南京無王府王府者齊王之  
後賢懌釋罪以庶宗俾家于此也而家以大起  
二百年間風雅人文竟大助南畿之盛其人固  
有當錄者爰誌王宗

朱賢懌

朱能垠

朱長鉞

朱可涅

朱慶棐

朱可演

朱慶斯

朱國華

朱承彩

朱睿燧

朱睿燭

朱睿營

朱知鄒

初高皇帝賜齊藩世派十字曰賢能長可慶睿  
知實堪宗自賢處南京傳至實凡八世而代易  
國法宗藩概不許應試代之末乃寬以進取于  
是齊王孫家知實以下以人才列儒宮者彬彬  
日盛人方盛而運革惜哉然至今其宗名士不  
脫也

卷之二

懿宗



帝后之尊一也舊京誕王夏方三后三后皆賢  
三宗皆令據諸史傳並詳其本末以識坤功之  
盛賢妃亦有數宗未之能考先紀后宗以俟  
成化孝貞王皇后宗

王鎮 王源 王清 王濬 王桓 王橋

正德孝靜夏皇后宗

夏儒 夏臣

嘉靖孝烈方皇后宗

方銳 方成裕

戚里地之光亦地之沴光少而沴多也王夏方  
三后皆賢三后之家皆寵而不驕不縱克善其  
終以消沴爲至光盛事哉故可紀也懿宗后宗  
之次推駙馬都尉宗舊京駙馬宗頗多而有間  
無聞故不等今紀高皇之代五宗其人可書其  
事可感者以畧識意

高皇宣廟諱國公主降于梅氏

梅殷 梅順昌 梅景莪 梅純 梅恆

高皇大名公主降于李氏



李堅 李莊 李成 李陞 陸賢附見

高皇南康公主降于胡氏

胡觀 胡忠 胡斌

高皇臨安公主降于李氏

李祺 李芳 李茂 李恆 李城 李宣

李巒 李惟漢 李君錫

高皇寶慶公主降于趙氏

趙輝 趙和 趙崇勳

駙馬都尉選才四方非籍吾土而國初粉侯多

居輦下隨朝其後子孫家焉懿文之代亦尙有  
人不止高皇高皇公主多人亦不止此五宗惜  
不能盡考今此五宗惟梅趙尙著梅胡二李四  
宗實皆建文皇帝忠義之宗此以忠義錄而不  
僅以榮貴錄者也趙所尙者高皇公主而選于  
永樂之世在洪武之世者無一令終而在永樂  
者獨享其全錄之以見同一聖天子之女家而  
弗命之不同如是

勲宗



高皇帝龍興非小大勳宗戮力八表何以早養  
一區之文明于此金陵之為鄴為鄗諸勳之賜  
也諸勳宗咸世養子孫在此固厥初生民溯源  
高皇帝即當以次推之者爰考勳宗  
中山徐武宣廟諱王宗

徐輝祖 徐鈞 徐顯宗 徐承宗 徐備

徐鵬舉 徐邦瑞 徐維忠 徐宏基

徐申 徐京

開平常忠武王宗

常茂 常昇 常繼祖 常宣廟諱復

常經 常鳳 常元振 常文濟 常世廟諱緒

常延齡

岐陽李武靖王宗

李文忠 李璿 李濂 李性 李沂

李庭竹 李言恭 李宏濟 李宗城

李宣廟諱儉

宣廟諱河鄧武順王宗

鄧炳 鄧繼坤 鄧祖錫 鄧世棟



鄧紹煜 鄧文明

東甌湯襄武王宗

湯紹宗 湯佑賢 湯世隆 湯之誥

湯國祚 湯世廟諱勳

黔宣廟諱沐昭靖王宗

沐英 沐瓚

徐緒未替沐不必詳常鄧李湯自復錦衣續侯在南京者起據明史目備列名識不忘不必盡知其人

德慶侯廖永忠宗

廖鏞 廖銘 廖鉞 倪遠 倪德 附見

保定侯梁銘宗

梁志仁

明季諸徹侯家南京者若誠意劉鎮遠顧平江陳忻城趙等宗不勝數要之其人庸固種種俊實離離舉此見一二若勲族則不第公侯諸凡衛裔皆是彼其絕代人文起而自闢一宗者多矣豈勲宗可問哉然而龍翔鳳翥鐘鳴鼎食共



帝皇明仁人志學  
我天潢世耀不息之風華于上者固推之也

卷之三

品外

以上皆高皇帝之所在園也以下皆高皇帝在園之中三百年所變化而生之者也乃當元之餘已入我皇家之覆幬而竟若超然自游樊外者則真不可方物者矣愚莫容品之矣爰先紀品外得三人

陳遇

宗可考詳後陳尙書恭以下

王顯

宗未考

王元吉

宗未考

當堯之世不嫌有許有堯而見許有許益見有堯何病乎雖然蕩蕩乎唯堯爲大矣乃千百世下言及許由輒不勝其欷歔而歎往余誠不知其爲何故故有明開代之初人文盛矣獨穆然此三人不敢品蓋曰有品外者而我帝里之人文乃益重也

大學士諸宗



天宗王宗懿宗勲宗聖代之有造斯土見名氏  
即為重具其人無容推擇此外則各據鄉評推  
擇其人書之重其人即本其人以各為其宗之  
主而以其宗前後所有之人附之一以聚而書  
之表其宗之盛一以分別族姓令後來者畧有  
所考鏡也凡地以有貴族為重重莫大于相宗  
故首大學士

楊右丞憲一宗

宗未考

楊憲

張文僖公益一宗

張豫

張益

張翊

張翔

張晉

張翽

張琮

張恕

張志

張愨

張啓儒

俞太子少保綱一宗

俞綱

程大學士國祥一宗

程國祥

程上

國初無大學士之名右丞丞相之副即後大學  
士之任也南京當大任四人楊不終張俞程不



久絕無顯相然左丞以才震絕初盛張文僖之  
節俞少保之賢程學士之孤忠皆足以千古夫  
宰相者天下利病之權輿也與其出病天下之  
相而自殘其方之元氣不如得一二可傳之人  
雖不大顯而永爲其地重則四人之重我故京  
也不少矣

尙書諸宗

高皇帝考古建官設六部部設尙書領之位之  
極也名位至極德位乃見當其位者其運量天  
下足以副位固足以見人當其位者其進退吾  
身無累于身尤足以見人於戲蓋難言之矣南  
京三百年位尙書者特盛以爲當位未當位公  
在國史要無一人以尙書敗名節者其在鄉評  
則莫不無累于身輝輝乎各以其宗永張清望  
乎百世矣

張尙書銘善一宗

宗未考

張銘善

周尙書時中一宗

宗未考



周時中

周尙書禎一宗

宗未考

周禎

陳尙書恭一宗

陳遇

見前

陳恭

陳中復

陳孟

仁廟諱

周尙書瑄暨經一宗

周瑄

周經

周紘

周雲峯

周膏

鄒尙書幹一宗

鄒濟

鄒幹

卷之四

尙書諸宗

二

倪尙書謙暨岳一宗

倪謙

倪岳

倪阜

倪臯

倪彰

倪廣

倪民悅

倪澤

倪翰儒

張尙書瑄一宗

張瑄

張綱

張紡

張鉞

童尙書軒一宗

童碧瑄

童軒

童紫芝

童時



翟尙書瑄一宗

翟瑄 翟瑛

吳尙書文度一宗

吳文度 吳文威

陳尙書壽一宗

宗未考

陳壽

王尙書敞一宗

王敞 王會 王全 王企 王鎮 王振宗

劉尙書麟一宗

劉蒼 劉麟 劉鳳 劉牖 劉序

卷之五

尙書諸宗 三

王尙書以旂一宗

王民 王以旂 王管 王籥 王簧 王竹

梁尙書材一宗

梁聚 梁德盛 梁德宏 梁材 梁山

梁冠 梁舟 梁應輔 梁桂芳 梁桂苓

梁桂茂 梁益生 梁資生



周尙書金一宗

周彥居 周道信 周廣 周金 周仕

周偉

顧尙書璘一宗

顧阿弗

顧誠

誠以下分四支  
今各盛傳不替

顧紋

顧璘

顧嶼

顧峙

顧峻

顧履祥

顧應祥

顧徵祥

顧夢虬

顧大善

顧綱

顧璇

顧巖

顧縉

顧璫

顧巒

顧端祥

顧夢游

顧紳

顧塘

顧玠

顧嵩

顧雲祥

顧夢遠

許尙書紳一宗

附

許紳

尙書十八宗除周公瑄張公瑄陳公壽三宗寄籍其十五宗皆起應天府學迹諸公在朝雖見用弗見用不同而皆高難進易退之節無瀆朝廷之人其在野雖通介不同而皆安清貧遠權利無敗林下之人是則其出處進退昭然在天



下爲不失大臣之品而鄉黨不愧言之者也十  
五尙書外其後程公國祥以禮部尙書烈皇特  
簡清節入閣紀在大學士不預此數  
尙書以下若夫內而都院侍郎外而督撫亦稱  
清貴之宗舊京先正位登此不少且多異蹟未  
鮮膚功亦所當特書但人多並見不容畧彼取  
此是以一概不分以鄉邦之道錯之儔伍而精  
英自著至于代所重者科甲出身故祇書文武  
甲科元宗云爾

卷之六

文武甲科元宗

人才之首天地英靈之所儲也三年一見夫豈  
異哉然數百年中或其地間一有之卽其地之  
山川亦有色不可忽也所當推也天下科名當  
爲天下重若其人品格更足以重其科名其可  
以等諸尋常科名之數而概不以爲異乎於是  
特紀元宗

焦狀元竝一宗



焦庸 焦文傑 焦瑞 焦靖 焦竑

焦沂 焦尊生 焦周 焦潤生 焦德生

焦續後 焦綱 焦夢熊 附見

朱狀元之蕃一宗

朱怡松 朱衣 朱之蕃 朱之士 朱從義

劉榜眼江一宗 宗未考

劉江

景榜眼暘一宗

景宣 景暘 景擇 景應祥 景星 景躍

余榜眼孟麟一宗

余光 余孟麟 余震鳴 余大成

徐鳳翔 徐開呂 附見

倪探花謙一宗

倪謙 已見尙書

邢探花一鳳一宗

邢一鳳 邢有都

顧探花起元一宗

顧起元 後見會元



卷之七

文武甲科元宗 二

許會元穀一宗

許榮 許陞 許穀 許恆吉 許元吉

許天敘 許天慶 許延祖

顧會元起元一宗

顧國輔 顧起元 顧起鳳 顧起貞

顧起楠 顧道昆 顧巽昆 顧蓋詒

王解元仲壽一宗 宗未考

王仲壽

任解元彥常一宗 宗未考

任彥常

陳解元鎬一宗

陳嵩 陳璫 陳鎬 陳鈞

張解元志淳一宗

張志淳 張含 張合

卷之八

文武甲科元宗 三



帝皇朝代人文卷二  
尹武三元鳳一宗

尹昇 尹鳳 尹邦憲 尹邦富 尹邦定

尹心裕 尹心祚 尹心禛

周武狀元旋一宗

周旋 志作乾

袁武狀元吉一宗

袁吉

文武狀元質一宗

文質

董武狀元永遂一宗

董永遂

解武狀元元一宗

解道 解曉 解元 解學熊

解武榜眼學熊一宗

解學熊 見前

尹武狀元鳳一宗

尹鳳 見前

田武會元應元一宗



田表會田應元 田善生

黃武會元越一宗

黃越

李武會元艷陽一宗

李艷陽缺

尹武解元鳳一宗

尹鳳見前

周武解元時信一宗

周奎 周奄 周奭 周太 周時信

張武解元如蘭一宗

張如蘭 張可大 張文峙 張可度

張鹿徵

故京武元宗惟尹鳳以一人占三元其誌傳確據鼎甲相聞狀元六人榜眼三探花三狀元六其三僅見姓名科分蹟莫考榜眼知有解學熊餘及探花並姓氏未聞會解則人數亦未聞止記所知而已而且在傳疑嘗以爲地之舊宿卽不得其事蹟但得姓氏亦所慶懷因敦訪武學



志數年得之乃見其嘆懷猶我而已科名浮雲  
當時則現過則已焉夫何歎乎而要夫人之傳  
亦不盡在科名視其人之可元而已莫謂秦無  
人就武中拔異數人附武元宗之後以爲觀百  
一

劉督府璽一宗

劉璽

指揮孝義王一宗

孝義王

陳叅將忠一宗

陳忠 陳世文

楊驃騎將軍銳一宗

楊瓚 楊銳 楊評

童都督仲悛一宗

童仲悛 童仲慄 童以振

徐都僉國全一宗

徐國全

上六人不與元魁然皆天地之偉人每攬其遺

督



事爲起敬爲起念不欲以武服常槩一例云之  
故特書之以表觀也吁氣節丈夫神明特異忠  
義君子龍虎爭奇彼之生也固不欲以平常自  
處則百世之下亦焉得以平常視之哉且徐國  
全者非甲科一人亦朝廷所特選一人而以甲  
科之官頓官之者也此人烈烈不肯自愧第一  
則南武學有光而于大勲之裔不忝矣足以殿  
盛矣

夫科名者世之所重然科名一旦之華也品行  
百世之華也言及品行所謂華國者勲業次之  
學問次之文章又次之矣吾鄉科甲之元未爲  
大盛第迹其人終始有一媿媿于進者乎有一  
橫縱于退者乎他方科名盛矣慚愧之者蓋亦  
不少而吾鄉免之言之則可慚者無一人矣自  
其品行不慚而文章學問勲業卽不足遂若俱  
有可觀者爰書以待天下之公視云

卷之九

宗系可考



天宗王宗懿宗勳宗學士尙書鼎元貴宗國之  
眉也標而別之云有章矣其外松柏干春固推  
名閎芝蘭一旦卽匪凡宗分以譜之亦所宜然  
然而一家之中或仕商交見莫非有關風物之  
人或隱顯殊情莫不有助人倫之理條而別之  
各類以人不若合而論之全昭其族從來五聲  
雜而成音五色雜而成支世之家道亦復猶  
是故士農商工見藏起伏各如其人以還其屬  
而先敘其宗系可考者其未及者謹列其所曉

人以俟考

凡宗以其所關重一人爲主代因之以次代自  
洪武之初訖宏光之末而止盡故明人文首尾  
于茲古帝里者也外非所敢知也

孫左司炎一宗

孫炎

夏總制煜一宗

夏煜

周給事琬一宗



滁

周除州 周琬

劉中書理一宗

劉理 劉素 劉良

朱侍郎銓一宗

朱孔陽 朱銓 朱南 朱鏗 朱誠 朱旺

李監正公泰一宗

李公泰

周主簿祓一宗

周祓 周鏞

李卜士登一宗

李登 李蕃

杜錄事環一宗

杜一元 杜環

杜太常安道一宗

杜安道 杜大成

謝指揮使貴一宗

謝祐 謝貴 謝亨 謝俊 謝隆 謝經

謝恩 謝璋 謝瑜 謝璣 謝悫



沈義士榮一宗

沈榮 沈信 沈沂 沈琪 沈越 沈朝陽

沈乾陽 沈登雲 沈開雲 沈子世廟諱

卷之十

宗系可考 二

丁都御史璿一宗

丁璿 丁容

蔣院史用文一宗

蔣用文 蔣主善 蔣主忠 蔣主孝 蔣誼

蔣敷下附 蔣敵 蔣山

李大司成時勉一宗

李時勉

徐助教昱一宗

徐昱 徐完 徐九經 徐九疇 徐九功

徐瑤 徐珍 徐推先

何贈公瑄一宗

何瑄 何鑑 何述 何鉞 何適 何鐸

何遵 何世守 何應鼎 何光顯 何齊賢



顧僉事儼一宗

顧至善 顧敬 顧謙 顧儼

盧布政雍一宗

盧清 盧雍 盧熙 盧和 盧裕

金侍郎紳一宗

金潤 王浚 附見 金紳 金麒壽

李僉事 宣廟諱 一宗

李僉事 宣廟諱 李僑

朱叅議貞一宗

朱緜 朱皞 朱貞 朱嗣隆

沈秀才誠一宗

沈德 沈誠 沈昱 沈景

陸文學元泰一宗

陸元泰 陸嵩

顧先生如綸一宗

顧如綸 顧景昌

吳畫狀元偉一宗

吳剛翁 吳偉 吳山



卷之十一

宗系可考 三

趙先生經一宗

趙端 趙經 趙守 龔海 附見 吳英

貝監副琳一宗

貝可 貝永阜 貝琳 貝珙 貝仁 貝爾

貝尙質 貝元禎 貝守仕 貝春 附

謝才子承舉一宗

謝芳 謝承舉 謝賓舉 謝廷舉 謝僉舉

謝少南 謝懋坤 謝懋垣 謝杞

羅叅議麟一宗

羅麟 羅載 羅輿 羅輅 羅架

鄭太守禮一宗

鄭禮 鄭濂 鄭河 鄭觀光 鄭覲光

鄭埏 鄭堪 鄭汝鏡

沈副史鍾一宗

沈原本 沈鑑 沈鎧 沈鐘 沈寶

嚴秀才純一宗



嚴南齋 嚴大用 嚴大純

卷之十二

宗系可考 四

王給事徽一宗

王徽 王韋 王逢元 王秋林 王韜

康太常爵一宗

康爵 康健 康鏞 康阜

邵御史清一宗

邵清 邵應鳳

凌叅議文一宗

凌文 凌雲翰

金先生銀一宗

金銀 金章 金冕 金清 金瀚 金淳

金沂

李叅議昊一宗

李昊 李熙 李默 李瑞

姚太守隆一宗

姚隆 姚蒨 附 湯文振 附見



金都御史澤一宗

金眞 金存節 金澤 金達 金述

潘亞魁傑一宗

潘傑 潘珩

陳侍講沂一宗

陳太醫 陳綱 陳鏡 陳沂 陳時萬

陳時兆 陳時伸 陳宏化 陳宏周

陳國賢

羅御史鳳一宗

羅富 羅鳳

卷之十三

宗系可考 五

龍居士瑄一宗

龍瑄 龍霓 一宗

陳大令榮一宗

陳榮 陳府宗 陳庭

路千戶通一宗

路通 路伯鏜 路九同 路仲鏜 路九達



趙侍御俊一宗

趙俊 趙兌 趙合 趙如循

蔣叅議法一宗

蔣法 蔣志學 蔣尙彬

史處士元昭一宗

史元昭 史良佐

強司理毅一宗

強英 強毅

張孝廉翊一宗

張晟 張翊 張鶴齡

鄭運使璫一宗

鄭璫 鄭守矩 鄭時選

金給事賢一宗

金賢 金大車 金大輿

伊僉事乘一宗

伊乘 伊伯熊 伊伯羔 伊直生

伊敏生 伊在庭

黃長史琮一宗



黃度浩 黃琮 黃伯耕 黃仲牧

王長史顏一宗

王可仁 王昌 王顏

金名士琮一宗

金剛中 金彥聲 金彥端 金諒 金銘

金琮 金璿 金魚

卷之十四

宗系可考 六

王學憲璿一宗

濬

王濬 王北山 王堂

龍員外夔一宗

龍夔 龍雨 龍晉附

蔣少卿達一宗

蔣達 蔣嶽

歐陽府同榮一宗

歐陽榮 歐陽汝和 歐陽汝諧 歐陽序

歐陽廩 歐陽廕 歐陽凶

司馬御史泰一宗



司馬元亨 司馬隆 司馬泰 司馬份

姚隱君珙一宗

姚文俊 三老 姚文敏 讓 姚宗 宜廟

姚宗啟 姚源 姚珙 姚 柱

姚淵 姚之裔 姚履旋 姚履素 姚麻

姚友直 姚愷 姚恆 姚聰 姚廷器

姚子東 奎 姚子南

顧居士銘一宗

顧銘 顧源 顧澄 顧以庶 顧九德

顧鈐 附

卷之十五

宗系可考 七

史居士忠一宗

史忠 史說 史誼 史志英

徐才子霖一宗

徐霖 二子

陳指揮鐸一宗

陳文 陳政 陳鐸



黃錦衣琳一宗

黃琳 黃珍 黃炎杲

劉雨附見

盛文學時泰一宗

盛鸞 盛時春 盛時泰 盛敏耕 盛振之

王吏部鑾一宗

王潤 王鑾 王可大 王可立 王肖徵

王萬禕 王萬齡

李憲副重一宗

李重 李种 李無已

殷侍郎邁一宗

殷俸 殷遷 殷邁 殷序 殷康 殷慶

殷士龍 殷士騏 殷士繩

楊參政成一宗

楊寬 楊成

卷之十六

宗系可考 八

薛日者某一宗

薛老 薛盤



易太守素一宗

易綦 易同

鄭隱君祐一宗

鄭祐 鄭道先 鄭之良 鄭之翌

鄭之彥 鄭之英

王隱君繼文一宗

王世英 王世萱 王繼文 王元貞

王其玉

李隱君賢一宗

李轉 李銳 李賢 李應時 李之英

金隱君純一宗

金純 金軒 金輅

丁隱君松軒一宗

丁松軒 丁葵軒

朱隱君竹坡一宗

朱竹坡 朱江村

陳隱君逸老一宗

陳逸老 陳鳳



盧少卿璧一宗

盧璧

常府幕信一宗

常銘 常信

陳大令芹一宗

陳芹

沈先生九思一宗

沈琮 沈紋 沈九思 沈鳳翔 沈懋滋

沈懋膚

張亞中大夫祥一宗

張春 張祥 張照 張藩

阮僉憲屋一宗

阮屋 阮鳴韶 阮可教

張僉憲鐸一宗

張鐸 張如璧 張國治

蔡大令銳一宗

蔡銳

梁同知楹一宗



梁八老 梁楹

卷之十七

宗系可考 九

朱僉憲潤身一宗

朱潤身

何叅議汝健一宗

何岳 何汝健 何湛之 何淳之 何棟如

何森如 何燾 何某

廖郎中文光一宗

廖經 廖文光 廖希元

黃郎中甲一宗

黃甲 黃祖儒 黃戊儒 黃方如 黃復如

姚太守汝循一宗

姚鎬 姚汝循 姚景春

馬大令汝僉一宗

馬汝僉 馬汝僑

向州守巒一宗

向輔 向璽 向芳 向巒 向德象

儒

向



向明淵

鄭選司宣化一宗

鄭宣化 鄭元煒

鄭宗化 附 鄭元厚

馬隱君鑑一宗

馬鑑 馬應龍

王先生奉一宗

王奉 王體仁 王體義 王嘉相 王在中

徐散人應坤一宗

徐雪樵 徐應坤

李先生登一宗

李登 李虛雲 李虛舟 李尙志 張基附

黃先王尙質一宗

黃銳 黃尙質 黃應登

卷之十八

宗系可考 十

李祠部逢暘一宗

李逢暘



楊先生希淳一宗

楊希淳

周監正相一宗

周相 周元 周章甫

佴都闡元素一宗

佴某 佴元素

都都闡勝一宗

都忠 都勝

武臬幕高一宗

武曷

趙太守經一宗

趙經 趙邦靖 趙邦奇

吳水部明德一宗

吳節 吳明德 吳自新 吳自宏 吳自伸

吳汝琦 吳汝璟 吳汝璋

宋憲僉存德一宗

宋溥 宋存德 宋夢驄

金大令光初一宗



金斗 金光初 金山立 金山止

卜憲僉履吉一宗

卜璠 卜鏗 卜頤全 卜履吉 卜有徵

王方伯橋一宗

王橋 世系詳下

王簡誼 元人 王肇起 王肇興 入明 王業

王良 王培 王基

王一居 王嵩 王淵 王嘉禎 王嘉禮

王一 宣廟諱 王浩 王朴

王一政 王繼源 王橋 王獻 王萬邦

王氏第五世以一字派昆從十多人後俱盛此三支擇其人尤著者存其概耳不盡其才也又一執一支入辰州一融一支入嚴州一政之孫一支入杭俱成其地衣冠大族方伯橋一支自杭歸者杭族之一分耳不盡歸蓋金陵之族繁衍四出未有過于此宗者

卷之十九

宗系可考 十一

王郎中堯封一宗

王敬所 王堯封 王廷鉉 王仁澎

王仁濂



林孝廉章一宗

林章 林楸 林古度

張叅議後甲一宗

張昭毅 張口 張後甲 張氏憑 張氏懿

張氏志

湯太守有光一宗

湯有光

陳評事舜仁一宗

陳維瀚 陳舜仁

張運使文暉一宗

張鏜 張文暉 張文曜

沈明府天挺一宗

沈天挺

俞少卿彥一宗

俞一元 俞彥

韓通政國藩一宗

韓繼安 韓國屏 韓國藩 韓國楨

韓國棟 韓范



帝里明作人文卷二  
丁太守明登一宗

丁毅 丁明登 丁雄飛

徐司理曷一宗

徐曷 徐廣祐

陳學諭元慶一宗

陳元慶 陳大韻

徐主事有聲一宗

徐有聲

許隱君承謙一宗

許承謙

許之岳

許景榮

許蒲塘

許吳儒

高千戶仲光一宗

高仲光 高居仁

黃助教居中一宗

黃居中 黃虞稷

錢封翁自強一宗

錢自強 錢源 錢滙

夏同知尙忠一宗



夏尙忠 夏時泰

鄒茂才孟淑一宗

鄒孟淑

孟保御繼孔一宗

孟繼孔 孟景沂

周先生暉一宗

周暉 周夢熊

陳先生昂一宗

陳昂

李封翁雲鵠一宗

李雲鵠 李在公 李敬

卷之二十

宗系可考 十二

傅太學汝舟一宗

傅汝霖 傅汝舟 傅君才

艾貢士容一宗

艾仲美 艾容 艾徵 艾翹

胡先生宗仁一宗



胡宗仁 胡耀昆 胡起昆 胡宗義

胡宗禮 胡宗智 胡宗信

陳光祿 汲一宗

陳汲 陳萱 陳中正 陳九行

葛先生如龍 一宗

葛如龍

紀先生青 一宗

紀青 紀映鍾 紀法乳

宗繕部名世 一宗

宗伊 宗名世 宗仲子

徐先生研 一宗

徐必登 徐研

潘總戎可大 一宗

潘可大

姚守戎九疇 一宗

姚九疇 姚國輔 附 姚士良 附

王藩幕之藩 一宗

王之藩 王潢



魏山人之璜一宗

魏之璜 魏之克

趙庠士拱辰一宗

趙拱辰 趙明 趙司至

柳下生敬亭一宗

柳敬亭

汪文毅公偉一宗

汪偉 汪觀 汪晉

王學憲芝瑞一宗

王芝瑞 王馮

胥光祿自修一宗

胥自修 胥廷治

陳大令六奇一宗

陳六奇 陳日輝

劉尙寶旋一宗

劉旋 劉綿曾

賈戶部必選一宗

賈必選 賈口宗



倪給事嘉慶一宗

倪守溪 倪一本 倪嘉慶 倪震 倪霖

凌御史嗣一宗

凌嗣 凌世韶 凌潤生

孫別駕自修一宗

孫自修 孫口

右宗系可考者共十二卷每宗或詳或畧第以所得人爲據至一家所取之人多或逾一二十人者以其宗派支分合而云之非一緒也其單

傳者多不過四五少止以一人爲主其間附見者人不必盡可傳蹟不能盡有述要于桑梓中聞一君子比于蔓草中適逢花果愛此一花不忍忘其葉寶此一果不敢忽其枝枝葉猶然根株彌念故遇一人卽仰而樂知其祖父俯而樂知其子孫于其身且樂知其昆弟隨多少書名以表其爲一宗中心式之只慮不知此輯書者之情也情之所向多固有懷少亦具感試與溯派則可以觀已



卷之二十一

宗系未考 一

遠者難徵久已嗟于先正不但于今乃亦有宗  
系明明可考或其人近在目前未遠似所通知  
而不敢命諸管城者無文可據輯者蓋云慎也  
但竣事非旦暮可期恐老者欲待不能而其人  
有已天地不朽老人既欣仰而輯之顧欲廢之  
不忍且亦不敢謹懸其據在往牒所知一人之  
名俟考其全宗于異日亦曰此異日固凡念我

梓里前賢所同之異日而不必在疎于見聞之  
一叟者也蓋云望也

秦元之 周良卿 張文煜 鄧伯言

褚俱 楊翮 王興宗 李疑 史謹

俞允 楊勉 劉連 黃潤 徐遠

一光明 八通 姜濬 李應禎 王麟

陶元素 賀確 嚴景 方宗顯 沙士清

史瑄 張晟 徐震 姚黼 丁鏞 吳瑄

黃謙 馬瓏 董宣 魯昂 吳彥華



劉弼 朱環 楊朝宗 邵鏞 沈恩

蔣繼蕃 吳惠 尹賢 鄭淮 葛清

顏芳 管景 劉雨 江宗海 夏敞

唐詩 李景生 羅燾 胡汝嘉 金央

尹繼阜

卷之二十二

宗系未考 二

李曉 趙善繼 楊穀 嚴賓 金鑾

金廷聘 高鵬 周汝衡 周安 談玉汝

謝一桂 楊一洲 李素居 薛應和

陳所聞 王雯東 吳國賢 劉仕義

鄺典 張正蒙 潘之恒 謝陞 方登

張振英 吳聲孺 李佺 孫謀

陳元 世廟諱 柳應芳 房宏中 孫石

馬上圖 鄧燿 鄒典 鄒鵬 廖說

張風 唐時

右宗系未考者共二卷不惟宗系共為英耆敦望明明目前而我不知並未紀名氏者固不知

其



凡幾矣得什一乎百千知與不知皆其畧耳能  
盡我帝里明代之人文乎無書可讀旣恨所觀  
之不博鮮人共論尤恨所聞之日疎此二恨者  
耄荒之大歎也往者前輩父兄日傳之而厭聽  
迨其逝也乃欲詳之而不得噫江國之靈光猶  
舊願後來者毋忘此靈光中可鑑之人故京之  
文物猶徵願同念者毋忘此文物間可求之事  
及是時也不倦大書特書則豈在我乘燭之年  
者乎日月燈當必有耿耿可徧照乎斯方者已

乘

時

康熙丙戌嘉月臘前三日三訂書日竣事

八十四叟青岩子休謹識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一目錄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高皇帝天宗

統傳五帝

興宗康皇帝

建文皇帝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支封二十五王

秦王檮

晉王桐

燕王棣

周王橐

楚王榘

齊王樽

潭王梓

趙王杞



魯王檀 蜀王椿 湘王柏 代王桂

肅王模 遼王植 慶王梅 宣廟王權

岷王楸 谷王穗 韓王松 瀋王模

安王楹 唐王桎 郢王棟 伊王楨

皇子楠

懿王太子三子

吳王允燭 衡王允熿 熿 徐王允熿

建文皇帝二子

太子文奎 少子文圭

王宗

朱賢燦 朱能振 朱長鈞 朱可程

朱慶棐 朱可演 朱慶斯 朱國華

朱承彩 朱睿燧 朱睿爚 朱睿督

朱知鄒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一



蘇曉亭

蘇曉亭

青岩逸史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午弟熙寶卷校訂

炳星如

興宗康皇帝

興宗孝康皇帝建文皇帝追尊懿文太子之廟號也懿文皇太子標高皇元子母高皇后以元順帝乙未九月生之太平陳迪家上為吳王立為王世子從宋濂受經吳元年年十三矣上遣世子及弟



謁臨濠墓諭之曰世稱殷高宗周成王為守成令  
主是皆知民疾苦故在位勤儉不敢驕逸兒生長  
富貴習于晏安今出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  
野因道塗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  
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  
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  
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凡所過郡邑  
城隍山川之神皆祭少牢過太平訪迪家賜白金  
五十兩至于泗濠以上意告祭祖妣考妣及兄

姊墓是冬從上觀郊壇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  
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為朴刑以其  
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  
洪武元年正月立為皇太子中書省都督府做元  
制請以太子為中書令不許曰吾兒年未長學未  
充更事未多宜尊禮師傅習經傳博古通經識達  
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為中書令乃  
選勲德老成舊人及新進賢者兼領東宮官諭之  
曰朕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廷臣兼領者蓋軍旅



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易生。自古多緣此，離間骨肉，其禍非細。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其無相構之患。云爾。是年上更命選國子生國琦等十餘人侍讀書禁中。琦等人對姿狀明秀，應答詳雅。上喜謂諸侍御史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于浮

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因厚賜之。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歡甚。又自作時雪賦，賜東宮官儒官服。命三師賓客諭德朝賀東宮，東宮荅拜。十年六月，自今政事並啓太子處分。後奏聞，因諭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成，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



達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疎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爲權度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之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第吾無憂矣後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撫陝西上意欲都陝西遣太子相宅

也既徃使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比還獻陝西圖遂病二十五年四月卒上深慟之八月祔葬孝陵東諡懿文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諡名所以彰德諡所以表



行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居位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高廟諱多今也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賜爾諡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諡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追高皇崩建文元年皇孫允炆既嗣位乃追尊皇考懿文太子曰興宗孝康皇帝

青岩路氏曰盛哉自有懿文太子大本堂開而震代之正人君子碩德英才一時尊光交集者至二十有五年圖書咸萃師友風隆開江南萬古之思

從有乾坤祇茲一會愚嘗以為高皇帝龍興濠土人固臨濠而高皇帝之二十五男生于斯長于斯子孫奕業于斯則不得謂非我江南之人也諸王不備書懿文太子康皇帝建文皇帝永樂洪熙宣德三皇帝實蘊靈于斯字敢書簡端以冠我江南三百年生才蔚然人文之首

青岩路氏曰大哉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高皇帝以至仁御宇試觀其教皇太子暨諸王亦何其憂勤之極乎凡欲吾家得人以固大本而仁天下也



於戲凡有天下國家者念有子孫以仁天下即所以仁五宗自古立宗而卜世深長者有不留心于教子孫而得之者哉故明一代公卿大夫以逮士民多能起宗多能保宗不獨天宗之盛凡庶宗莫不多出人才相扶而立盛而衰衰而盛宗內未嘗一時無令宗無令人以共維持其為盛世者皆高皇憂勤于教子孫一念寔風之也此風之感昔在我故京尤有比戶齊懷之志未曉此誠懷何由竟澹愚故誌懿文太子祇誌大本堂一節以思風始

建文皇帝

建文皇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洪武十年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太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是年九月立為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五年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今冊適孫允炆為皇太孫奉上



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  
為太孫中外萬機時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覈太  
孫濟以寬太中外欣欣愛戴上命羣臣勲德者兼  
東宮官又命舉孝義篤行之士為左右庶子三十  
一年閏三月上崩遺詔曰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  
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皇太孫即皇帝位  
詔曰我皇太孫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  
旰食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  
明規模高廟諱遠朕以渺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即皇

帝位夙夜祇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  
忝我皇祖之大命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  
下明年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太祖高皇配享方  
孝孺進郊祀頌孝孺台人少遊齊魯歷覽孔子周  
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既從宋濂遊同門多天  
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孝孺顧末視文藝常以明  
王道為己任洪武間以薦召見高皇喜其舉動端  
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遺還鄉上即  
位召入翰林侍講尋進學士侍經筵備顧問一時



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以咨之上好讀書每有疑  
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而議可否必命之就  
宸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  
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  
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烟遶玉闌干黃  
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蓋其君臣之義  
一時相得之盛如此其時天下承平賢才交進新  
天子英齡好文于制度文爲之末固未免時時有  
所損益而象忠賢之在廷者爲國家大本計陰雨

綢繆之思亦未免靈之太急于是靖難之兵遂借  
之以起用兵之日帝曰毋使朕負殺叔父之名遂  
巡而至北兵渡江金川門陷帝遜去莫知所之文  
皇帝卽位方孝孺終執一是必不降于是忠臣義  
士甘以身甘以家甘以族甘以邑里爲建文皇帝  
死者遂至史氏不能盡書諸賢之哭臨鼎鑊以事  
建文者若不異賡歌文淵閣下說者謂江左之文  
章至是而乃奇也其時帝諸臣死者爲帝死生者  
爲帝生金川門陷諸臣以帝出亡數百年終莫曉



其所由出出亡之後文皇帝蹤跡之海內蹤跡之海外而數十年終莫知其所在逮文皇帝沒仁宗宣宗又沒正統五年忽有老僧現于思恩曰我建文皇帝也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奏聞至京太皇太后張氏仁宗賢后與見靖難之事者聞之歎曰此吾家老佛也迎入大內朝夕上食比上供是歲冬暮卽正終大內祔葬西山碑曰天下大師之墓帝卽位時年二十有二在位四年而出亡生洪武丁巳終正統庚申計年六十四歲世傳八十老

僧者誤也又傳帝出思恩是年八月至南京有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音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聞者悲之

青岩路氏曰江南自六季以來興亡時歎獨至遜國亡盛于興人重名節士爭廉耻考書契以來蓋未有盛于此者雖曰高皇帝作人之遺抑以建文皇帝之賢必有使人不生死爲之不得者乎嗚呼



興亡在天已不在我我不能出奇以興而出奇以  
亡則建文亦何憾夫江左之風流哉

鄭公履淳敘鄭端簡公遜國臣記曰高皇親賢好  
士砥礪英豪雖戡亂尚嚴威行罔貸而冰霜雨露  
寔均造化之心天下鼓于向往建文繩武敬體益  
敦人重名節士習廉耻試觀革除遺事當時死義  
之臣何多考書契以來未有盛于此者也夫文皇  
高皇帝親嫡子豈易姓比况英毅豁達遠邁建文  
使智如管仲以忠高皇者忠文皇他日齊名楊蹇

亦無不可何乃甘飴于赴鼎取適于捐生宗嗣卷  
滅而守不移朋屬旣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鍊益  
勁長河雖萬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若  
諸著聞者無論他若知名無考有迹無名者不可  
勝數又諱廟無名迹俱泯詩不見于峨眉幾豫決于  
色舉者乎益自推戴留名民外人人苟息豫讓矣此  
其浩然天植夫豈聞彼伯夷古稱商家一代之人  
心風俗竊謂高皇作人之化更爲過之書曰旣歷  
三紀世變風移高皇變夷爲華誕敷文德茲方三



紀而養士之報若此自是以後四十八年乃有己巳變去戊申八十餘年德教愈深宜有文丞相李侍郎者光我中華盛於建文可也於時死綏授命之士寂無聞焉豈人不古若遽大相異乃爾耶夫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義其致一也已已以來又百二十年廷臣危言潔行固多可表求其格心善俗者殊未易得即得之未安于位也度之濟難槩可知矣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我先公故詳遜國諸臣以附名臣

不惟彼之不可泯亦見此之不可忽有風教之責者庶幾其感動于斯也

青岩路氏曰故明遜國之後一代之永盛係于北平而其根柢寔係江南自江南既遜國而高皇帝之士氣人心灰之盡矣此不得歸罪于建文皇帝者也建文皇帝者分明南明北厚薄之運者也謹錄茲序以見前賢之久有公論云爾

成祖文皇帝

文皇帝諱棣高皇第四子洪武二年封燕王既之



國北平建文元年起靖難兵四年夏兵渡江入都  
建文皇帝遜去帝遂卽位改元永樂永樂元年春  
詔以北平爲北京仍都南京未遷也先是帝以建  
文四年六月己巳卽皇帝位八月詔吏部及翰林  
院舉行誼才識之士聞待詔解縉名命侍左右縉  
英傑敢言上喜之遂見信用旣而侍書黃淮改中  
書舍人入見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特命淮與縉  
立于御榻左以備顧問時上以初登極萬幾叢委  
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

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于是始開內  
閣于東閣門內以解縉黃淮直閣更擢吳府審理  
副楊士奇爲編修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  
儼爲檢討修撰胡靖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七  
人並直閣議事後二年七人者侍上勞之曰天下  
事朕與君等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三  
年更命學士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  
淵閣進學選得修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時庶吉  
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



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  
給朝暮膳禮部部禮部月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  
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  
便殿問以經子諸史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月一休  
沐使內臣隨之校衛備駟從人欣其榮當是時天  
子英明人人奮起京師之治四方式之海外之國  
來王萬里而上心遠大益以邊疆爲重永樂七年  
己丑命皇太子監國車駕北巡爰始八年北征學  
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三月大閱于鳴鑾

戍于是車駕出塞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  
山佳遂歷指所過山川諭金幼孜記之過雞鳴山  
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  
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  
爲塹因壑爲池守茲巖險雖鉄騎千羣其能飛渡  
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山出其西北則爲小伯  
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日  
駐蹕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  
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何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



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安能上禪日月上曰是何言也朕有所行曷嘗專任翼日次環瓊圃指示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今哈喇火州兩河相夾故名交河水嚙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井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次濶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更名之曰元溟池次通州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次日

車駕次元石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元石勒銘與之悠久四月車駕至斡難河本雅失里來戰上麾先鋒逆擊一戰敗之遠遁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徑衝其陣奮擊大敗之又遠遁師還至擒虎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鏑一掃煙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七月車駕至北京十月還南京自是上時巡邊時來往兩京命師下西洋之洋之國咸受



冠帶命師征南交盡交南郡縣之永樂十五年冬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二處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霧細縕流動爛徹雲霄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瞭具諸象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于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永樂十八年宮殿成詔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北京

鄭曉曰上文武全才寬嚴兼濟規模濶大條理精密用兵應變機智如神臨事閒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容受直言屏却祥瑞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徙都北平實詔子孫久大之基

高岱曰上五出漠北三犁邊庭其餘威之震也大矣嘗見漢祖戡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粵又莫敢一問其罪上北



清沙漠南定交趾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  
青岩路氏曰文皇雄畧自是廟堂之上關攝之不  
住快得好兒孫善于居守而已得暢其萬里長驅  
之志此漢高武所難望之第也愚少也見揚金北  
征諸錄輒爲神往今老矣猶意興勃勃嗚呼士生  
挾不世之文才得奉英明神武之主曠觀萬里之  
外君臣指顧宛如良友賦詩勒銘氣吞古人此快  
當何等哉視承清燕徒讀書論道于東閣抑又不  
足論已

仁宗昭皇帝

昭皇帝諱高熾文皇第一子正位儲宮二十二年  
文皇崩卽位在位一年年四十八廟號仁宗先是  
永樂七年二月文皇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  
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  
行在餘常務悉啟聞處分命蹇義金忠黃淮楊士  
奇輔導之三月車駕至北京木雅失里殺我使臣  
命淇國公邱希征之敗績九月上遣書諭皇太子  
曰邱希違命損威辱國寇將爲禍邊境來春朕決



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八年二月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至斡難河本雅失里乃來拒戰上麾先鋒逆擊一鼓敗之棄輜畜遁六月遂班師還北京十月還南京十一年春二月復幸北京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輔皇太子監國瓦剌三酋叛十二年親征大敗之三酋北遁八月班師還北京九月遣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中途宥義回南京淮等至北京

並下獄尋宥士奇復職先是上北征還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詞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中道宥義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宥之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溥及黃淮遂一繫十年十四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五年春正月謫漢王高煦初二年冊立皇太子並冊立郡王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先是靖難兵起皇太子以世子居守漢庶人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已而議建儲藩舊臣善庶人者時時稱二殿下功高上曰居守功高于扈從儲貳分定于嫡長且元子仁賢眞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至此封庶人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改青州又不肯去十四年上巡北京聞不預逆謀益著上聞之怒促駕南還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又問楊士奇對

曰王始國雲南不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具得庶人反狀召褫冠衣囚繫西禁門且誅之皇太子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州促之卽日行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朝發可夕擒事定上復巡北京十六年夏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



府者諛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不自保會有  
陳千戶者罪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復念其有  
軍功宥之有譖于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  
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贊善梁潛司訓周冕不  
諫併逮下獄皆死六月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  
浙諸郡陛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  
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  
晚至卽就好觀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  
行之事退卽記之住稍久往至安慶始書奏以所

見皆城敬孝謹七事密奏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  
疑十八年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  
爲京師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京師十九年春正  
月甲子朔帝御奉天殿受朝賀禮部尙書呂震言  
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  
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太  
子曰過失吾豈能全無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  
人計較耶卒置之漢庶人在樂安怨望異謀益急  
東宮數書戒竟不悛趙王高燧密預漢謀時時譖



東宮傷其官僚繫獄多死者先是王居守北京不法七年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禡王衣冠東宮力解得免至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啟皇太子處分宦者黃儼等素厚趙王日短太子于上前且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二十一年夏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遂謀不軌造偽詔俟晏駕詔從中下立趙王布置已定護衛總旗王瑜者詣闕告變上大驚急捕賊御右順門親鞫之召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上覽所偽撰遺詔震怒顧高燧

曰爾爲之耶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爲耳遂悉伏誅于是王大懼稍稍戢二十二年夏四月上車駕發北京復親征六月次答蘭訥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寇隻影不見命班師次榆木川山崩遺命傳位皇太子訃至皇太子卽遣皇太孫奉迎梓宮親臨夏原吉繫所與其哭令出視事又出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三人繫錦衣獄者十年矣帝旣卽位明年改元洪熙洪熙元年五月帝遂上賓要洪熙之治自永



樂七年以後幾二十年莫非帝千憂萬危以仁天下之年號曰仁宗允乎仁哉帝在東宮清心寡欲被服寬博宛若儒生專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而其大者尤在至性孝友不欲生骨肉一釁以遺害天下二十二年文皇帝晏駕于外漢庶人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庶人日亦數十遣人入潛伺京師幸有變帝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賞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

發父過惡文皇帝曰爾父子何怨也至是庶人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帝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而封庶人嫡子瞻垣為漢世子且並王其諸子八人又加趙王歲祿二萬石通前三萬石比于漢封王長子瞻垓為趙世子次瞻塙為安陽王

青岩路氏曰大哉仁宗昭皇帝之于兩弟也弟日以殺兄為事而我遇之只如春風之過前全然無



逆也其心如是其量如是豈繫仁人已乎聖人矣  
佛矣嗟呼文皇之剝氣運已甚非昭皇心量扶持  
于後江南望預受三百年承平之芾乎故昭皇帝  
之盛事不備記而僅紀其苦衷以明極盛焉蓋自  
其父子兄弟之心調而世無不調者矣

宣宗章皇帝

章皇帝諱瞻基昭皇長子張皇后所出也后至賢  
昭皇侍文皇帝燕藩之日弟高煦高燧已多讒間  
文皇每不樂世子而語徐后輒曰媳婦兒好靖難

兵起昭皇以世子居守高煦從征有功武臣多向  
之故入京正位後永樂元年正月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帝不允益意未定也時侍讀學士解縉信  
用上密詢之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  
自古致亂上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已喻  
二年四月乃冊立世子為皇太子五年皇孫出閣  
就學時年九歲命翰林待詔魯暄鄭禮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于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  
天資明睿爾等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



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則德性純而器量自廣也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之釋章句也講讀臣等頓首受命按此時章皇帝方九歲則是元年議立太子時當未滿五歲而解縉已曰好聖孫必其氣象大異動人不知何等有如是孫卽文皇多疑亦不能不并其父愛之此昭皇之所以保全也自是以後文皇愛皇太子之心卽猶不定而愛皇孫則心始終不間七年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以皇長孫從行八年親征北寇

遂命皇長孫留守北京以夏元吉輔之師行旣克七月上班師至北京十月以皇孫還南京九年冬十一月皇長孫冠命爲皇太孫十年春三月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智畧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其冬十月遂命皇太孫演武于方山十一年復命皇太子監國上巡幸北京以皇太孫從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皇



太孫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卽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益喜乃大宴羣臣盡歡而罷十二年上親征瓦剌皇太孫侍行時楊榮扈從上命榮暇卽侍太孫講析治理行至撒里哈兒之地師克八月太孫侍上還北京十四年上以夏原吉侍太孫還南京十月上亦還十一月以將建北京命會議于是文武羣臣上言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

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宜勅所司營建上從之十五年上復巡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七月冊皇太孫妃胡氏蓋自此皇太孫留南京者數年十八年北京宮殿成上命夏原吉召太子太孫于南京旣至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戊辰詔大赦天下蓋自此皇太子皇太孫遂留于北京而上歲往還于邊外二十二年六月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寇隻影不見乃命班師七月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揚



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弗不亦可乎二人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也允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山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上崩楊榮秘不發喪馳奉大行仙訃至京師皇太子卽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皇太孫瀕行啟曰出外有封章非印識無以防奸皇太子曰良是顧製不及楊士奇曰大行皇帝教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

孫歸卽納上皇太子從之卽取授太孫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雕鄂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八月十日壬子至京師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卽位十月冊立皇太孫爲皇太子洪熙元年命皇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五月十一日上不豫敕遣中官馳召太子于南京



次日大漸遂崩六月三日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十二日皇太子卽位詔明年改元宣德在位十年天下大治是爲宣宗章皇帝史氏曰帝天姿英暢豁達大度日思賢求士而君臣一體體敬大臣推心置腹人樂爲用蓋有明君臣相得之盛至仁宣二宗至矣仁宗含宏廣大宣宗以剛健繼之兩朝十年之間乾坤之正氣備焉故其治教炳炳史冊漢唐罕其儔也

青岩路氏曰宣宗章皇帝十年之治在北京不具

論論其爲皇太孫自南京起者若此帝有明一代之弗主惟帝一人而已仁宣并盛而昭皇帝無往不逆章皇帝無往不順昭皇帝一生憂危之中章皇帝一生暢快之內父子同一盛辰同奉一文皇同一奉文皇以孝敬而順逆若此弗之所鍾天意固有所屬也從來一代開基之後承平全盛之弗不過鍾于一主以今思之文皇帝得天下安天下之難昭皇帝佐文皇得天下安天下之難其憂危勞苦爲何等者而止爲章皇十年地以兩聖心力



爲章皇一人而章皇帝之治止于十年嗚呼全盛之第豈不難哉要無此十年之盛則明之前後俱不支矣是則江南爲有明三百年之天地毓靈者大也

青岩路氏曰愚嘗謂文皇昭皇剛柔交濟在同時勝于嗣世也天生昭皇止以作文皇一極好穩稱副手使其放心遠出得暢所欲言迨文皇終而昭皇之事亦終矣此其父子所以相繼升遐也至天生文皇爲建北京而已逮十九年父子孫三代聖

天子一時並集以正月元日甲子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盛事已極而永樂之治畢矣後三年者其餘光也至二十二年出塞寇無隻影而文皇時合還天矣卽昭皇爲之副手者亦合還矣夫是以相次終也蓋永樂洪熙祖父二人合共憂勞一生以貽宣德一代太平之全第者也至宣德之第則自其五歲卽以好聖孫洽于上下之心爲其第順之根而不待其後也愚故溯其祀而紀之以終高皇帝于南京毓靈之極蓋過此則北京非所敢云矣



高皇帝二十五王

奏王棟洪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之國西安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行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整肅所過秋毫無犯未嘗妄戮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賜璽書賞賚萬計時露宿山野遘疾尋卒在位二十七年年四十上命禮部尚書任亨太定喪禮謚王曰愍

晉王桐年十三受封又七年之國太原已而得罪

廢懿文太子調護之得還洪武三十年卒謚恭燕王棣洪武三年受封既之國北平建文四年以師入卽帝位是爲成祖文皇帝

周王橚秦晉二王皆高皇后子而周王育于孫貴妃洪武三年封吳王國錢唐上旣而曰吳府且勿建以浙江財賦地不可封王十一年改封橚周王國開封卽宋故宫爲府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建文初或告王反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訊逮王至京竄雲南已又召還靖



難兵入金川門王與齊王見成祖且拜且哭因並  
轡行登樓相慰又哭遂得復封王加祿五千石還  
開封永樂二年來朝獻騶虞八年請祀太祖國中  
不許已而數有過上輒赦不問有告王反者遣都  
御史王彰諭意王大懼上還護衛仁宗卽位加祿  
五千石通前祿二萬石卒諡曰定

楚王楨母胡元妃甲辰年生七年而封國武昌  
永樂三年王出鐵牌開武昌城門都司聞上不許  
卒諡昭

齊王搏洪武三年封青州府十五年上令出獵開  
平且備寇二十四年春敕再出開平時穎國公傅  
友德總兵諭勿相參奏凱勿矜功八月秋高水冷  
回京建文時有告變者召至京廢爲庶人時周王  
橚已削爵與搏同禁靖難兵至急遣兵衛二王而  
二王不知也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曰不死  
矣永樂改元復封搏之國驕縱上輒書諭戒來朝  
又面諭之曰毋忘患難時搏益自疑陰蓄亡命輒  
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苑



築城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人上變告匿其人滅口三年周王橚上書悔罪上封橚書示橚明年來朝面謝廷臣劾之請論如法橚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斫此輩上聞之益怒留橚京師奪其護衛罷遣罪斥府諸寮羣臣又請罪其教授葉垣等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祿爵恩禮渥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俊教授輩奈王何其况垣等先自歸勿論橚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子

賢熒賢煥賢炅三郡王至京父子並奪爵宣德三年弗建妄男子樓廉詭稱七府小齊王謀不軌械至京誅數百人橚及三子暴卒景泰五年五月敕南京守備叅贊齊庶人谷庶人安置廬州者移置南京慎防之齊庶人賢懌橚少子也尚幼後谷庶人絕而齊庶人又請得谷庶人之第云  
潭王梓母達定妃洪武三年纔二歲受封封十五年之國王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爲品其高下出府中貲爲賞洪武二十三年



妃與民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之且召王入見王大懼與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趙王杞洪武二年生明年四月封趙王封之日秦

晉燕吳楚五王升殿受冊寶齊潭趙魯四王幼內

官保抱抱四王就位保抱受冊寶也又明年杞卒

魯王檀母郭宣廟諱妃王生兩月而封洪武十八年之

國兗州幼聰敏好文學善詩歌而喜餌金石藥病

早卒諡荒

蜀王椿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生十一年封成都

惠妃生王及代谷二王王讀書好善近儒生能文

章高皇呼爲蜀秀才未之國歲清明遣祭滁陽王

墓于滁州之國初卽聘漢中教授方孝孺教世子

待以賓師禮推恩母族歲時問遺不絕嘗發祿賜

郡教授月一石時邊王歲出塞征寇王雅好學問

守西垂安靖與民休息永樂二十一年卒諡獻

湘王栢洪武四年生生八年封荊州母胡順妃豫

章侯美女也王明敏好學能文章尤喜道家言自

號紫虛子膂力過人握弓矢刀槊上馬奮如飛建



文元年或告王反使者即訊王大懼縱火宮中奮身投火妃從之闔宮皆死妃江陰侯高女無子國除靖難後諡之曰獻

代王桂初封豫洪武二十四年改代明年之國大同建文時廢為庶人靖難後復封宣德九年王欲率諸子孫來朝不許王嘗與其子遜料遜惰褻衣冠遊于市中袖錘斧傷市人上與書戒飭稍斂戢正統十一年卒諡簡

肅王模初封漢洪武二十四年改甘永樂十七年

卒諡莊

遼王植母韓妃洪武十年生二年封衛王改封

遼國廣甯廣甯五衛盡屯田給王祿得巡邊出塞

練檢士馬已而坐罪奪祿衛靖難兵起渡海歸改

封荊州文皇即位來朝卒諡簡

慶王榘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陽

既而徙韋州建文二年移甯夏文皇令歲一至韋

州度夏宣德初上言甯夏卑濕水泉惡乞仍居韋

州不許許歲一往來若文皇時未幾護衛人告王



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上書諭王小人誣叔祖置之法慎勿疑內臣歸自甯夏者言王以謗故不自安上又書慰王五年王請入朝不許王遂請移家甯夏如永洪世得往來韋州許之正統十二年王卒諡曰靖

宣廟

王權洪武十四年封于大甯大甯在喜峯關外

古會州地國初設北平都司大甯城中東聯遼東西接宣府為巨鎮文皇時封北平每歲秋九月會廣甯遼王及宣廟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大原晉王

西安秦王韋州慶王甘州肅王出塞捕寇名為肅清沙漠以故諸王皆有重兵文皇靖難與諸將議曰曩衣余巡塞上見大甯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塞吾得大甯斷遼東得北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甯遺書宣廟王言窮蹙求救吾弟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宣廟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疑洽欵不為備北平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



稍稍得入城令陰結諸北酋長及思歸之士皆免  
喜定約文皇辭去宣廟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宣廟王擁  
入關諸酋戍卒一呼皆集于是靖難兵益強靖難  
後遣內官書諭王再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  
南土請蘇請浙皆不許曰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  
善地惟弟擇焉宣廟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  
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  
昌稱官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封之已而人  
告變尚上書諭王王稍戢仁宗卽位請改封上諭王

叔受封先皇有年朕不敢違宣宗卽位以大父行  
又輒恣橫令省中官服朝服用天子儀仗賀元旦  
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于朝乞罪  
其長史朝儀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宗室  
安得有品詞不遜時漢庶人方以反誅上答書詞  
甚厲云將軍中尉有品祖訓也王不得棄祖訓肆  
煩說王卽不謹非獨羣臣有言而已天下人心亦  
不容已徒侍尊屬誣讒朝廷典憲俱存朕不敢庇  
王稍戢託志神仙正統十三年卒諡獻



岷王榘初封岷州後建邨雲南洪武二十八年之國建文初廢爲庶人流漳州靖難初復王未幾王驕橫收印章殺官吏激變夷人沉湎廢禮上怒奪冊寶尋念王建文中久囚繫復與之洪熙元年徙武岡景泰三年乞移湖廣善地不許王卒諡莊谷王榘郭惠妃生三王長蜀次代次如意王或曰卽谷王也洪武二十六年建邨宣府卽上谷建文初靖難兵起王走還京兵至王守金川門登城望見燕王麾蓋開門迎之文皇帝入卽位賜王樂七

就衛士三百加祿歲二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張興都督僉事改封長沙王之國驕橫肆無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及其黨與僞作讖書以爲讖有十八云我高皇十八子也播惑衆製巧燈上獻擇壯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乘隙爲變張興懼禍及己因奏事北京白其狀上未信興過南京啟太子曰臣冒死聞上上顧不信臣言臣萬死願殿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滅臣家臣死不朽王又遣使持



所為讖致書蜀王欲結蜀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燭得罪父投王王納之因詭眾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為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永樂十四年七月上見蜀王疏歎曰朕待棹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興嘗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宮持勅諭之王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之王頓首自伏死罪大臣廷劾上曰棹朕弟朕且令

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棹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宣廟生棹乃削棹及其二子賦灼賦燭爵為庶人誅諸通謀者張興以先首得不坐

韓王松初封開原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上令王及瀋王省秦晉燕周齊五王分道而行至秋八月乃還永樂五年卒葬南京諡憲

瀋王模趙貴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



國潞州宣德六年卒諡簡  
 安王楹洪武二十五年封平涼永樂十五年卒諡  
 惠無子國除  
 唐王桎母李賢妃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建  
 國南陽十三年卒諡定  
 郢王棟母劉惠妃洪武二十四年封安陸二十七  
 年治郢墾田成之國在國六年卒諡靖無子國除  
 留內外官校守國供王祀妃郭氏武定侯英女王  
 卒踰月妃痛哭曰賢王舍我去我寡婦也無子尚

誰恃對鏡寫容付宮人又痛哭曰候吾諸女長與  
 之令識母容也遂自經卒王四女宣德四年梁王  
 之國郢郢開府移郢宮人居南京令諸郡主議  
 婚舊國賜第南京太監王景宏資給女封光化毅  
 城南漳郡主歲加祿各八百石  
 伊王橈母葛麗妃洪武二十一年生永樂六年之  
 國河南歲祿僅二千石卒諡厲一云郢王弟伊王  
 伊王弟楠皇子楠子諸子中最少洪武二十六年  
 十二月生踰月而卒未封也



青岩路氏曰有明一代十七帝而生子之多封王之盛未有若高皇者也高皇二十五王其稟靈也雖愚哲不齊其禔弗也雖修短不一而賜履享河山之重開國垂圭瓚之光蓋莫匪分鍾山之英以成祥于帝子擅草堂之靈以種祉于璿宮者也洪武三十年間祥祉之雲霞駢集極古今之奇乃若此哉若昔人之云之秦人埋金不能洩金陵之氣色而適以養金陵之氣色於戲高皇帝之盛世其養極而怒張之世歟

懿文太子諸王

懿文太子標元配常氏開平王女先太子卒繼妃呂氏生建文建文皇帝即位尊妃為皇太后金川門下文皇帝遣人逐太后至迹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還未入宮宮中火起帝遜位去太后遂隨子允熾居懿文太子陵允熾蓋太后幼子也先是建文皇帝封弟允熲吳王允燧衡王允熿徐王靖難後降吳王封廣澤王居之漳州旋召還以不諫正建文降為庶人衡王降封懷恩王居建昌亦旋召



廢爲庶人徐王降封甌寧王奉懿文祀未令之國  
永樂四年二月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青岩路氏曰嗚呼以懿文太子之至德竟以不祀  
天道謂之何哉太子四子以文皇帝之大德竟不  
念爲其兄留一子以祀文皇之道謂之何哉侄皇  
帝則有罪兄太子夫何辜悲哉可歎已允熲等無  
足錄以係南京三百年傷心之歎也故錄之  
晉江何公喬遠名山藏記曰懿文太子標高皇帝  
嫡長子也帝初下姑熟名郡曰太平而太子生之

報至帝喜鑄其山曰到此山者不患無嗣稍長帝  
使宋濂傅之年十四帝卽位立爲皇太子以廷臣  
左丞相善長右丞相達中書平章事遇春兼太子  
師傅保其餘廷臣皆兼官有差有政則太子與羣  
卿先決乃以上聞而諭之曰造君多睿承君多爽  
造邦之君身周于艱難則思思則睿承業之君身  
生于安生安則壅壅則爽惟仁不暴惟明不惑惟  
勞不佚惟斷不牽惟怠則爽小子勗哉帝威嚴神  
武極教盡刑太子慈仁懇勤慨然思寬通平易之



政帝嘗錄囚命御史袁凱送太子覆審太子遽減  
之帝問凱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欲殺法  
之正也太子適減心之慈也宋濂之孫慎坐胡黨  
帝命卽家誅濂太子泣曰臣顙愚無他傳惟陛下  
裁哀矜濂死帝怒曰待爾爲天子而矜之太子懼  
溺于汪閻出焉帝爲太子赦濂而喜且怒曰痴兒  
予殺人何與汝也因令出太子濡衣履者擢三級  
解衣者皆坐帝微時嘗被追高皇后掖帝逃高后  
薨太子哭泣圖懷之一日帝大刑人太子諫帝默

然良久翼日遺仗地上命太子持太子有難色上  
曰爾尚難持其復能琢治今所誅除皆天下險人  
奸徒琢治燕爾弗莫大焉余懼爾之弗能持也太  
子頓首曰臣聞堯舜之世不雕自疏不鏤自完臣  
願陛下存其樸也上怒投之以杙不中太子走逐  
之圖墮上發視慟而罷久之使視陝可都否太子  
圖陝歸報仍使吏部尚書詹徽佐太子錄囚太子  
減如前徽輒重附而先入奏至太子奏帝帝曰徽  
所執是法也太子又頓首臣聞立國之道仁厚爲



本法者附也非所以附帝怒曰孺子欲遂君耶而教我太子生病薨耐葬鍾山東諡曰懿文帝立其世子允炆爲太孫太孫卽位追尊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永樂中仍稱懿文太子始高帝將卽位之歲夢如微時遊舍南仰見西北羣鳥如燕摩天而下其數莫量須臾少近突出一鶴徐翅東南忽不知在惟有青旛浮空數行少頃天下有一木爲朱臺稜角四周欄檻皆係朱黃繩臺忽轉西以左南向見列坐幞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

見中列三尊其中尊美貌修髯人世罕見畧少回顧帝仍往西北有頃逢數道士以真人絳衣授弟其衣裏五絲帝服衣忽然冠履俱備傍有道士授帝劍靴劍皆如牙齒帝轉行東南途逢皂衣者來禿袖露首及兩股肱首頂兩耳竈怒目西北往帝再東南行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懿文太子青衣而立占者曰燕者燕也其數莫量燕軍士也鶴者燕之王突出燕王出也美貌修髯燕王相也燕王蓋微時所生西北竟都燕也



憤

東南南都也衣禿袖露首若股肱失所歸也竈者  
釜也釜者父也頂一竈建文承太子也怒目西北  
往憤也懿文太子青衣立川南山北房失其祀陵  
廢爲園也  
青岩路氏曰東南之基未登西北之臺已行燕鶴  
之祥早徵懿文未爲太子之先懿文太子其若之  
何夫懿文太子明知以寬仁觸高皇之怒而屢屢  
瀕死無易斯心其仁如是而不祀忽焉何居天道  
吁帝王家之天道固不可以常問此不得問我古

帝里以氣運之聚散者也

建文皇帝諸王子

太子諱文奎洪武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卒九  
月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二十八年冬十月冊馬  
氏爲皇太孫妃明年冬十月晦皇曾孫文奎生高  
皇帝曰十月晦日月皆終不喜三十一年建文皇  
帝卽位立爲皇太子靖難兵入京年七歲人莫知  
所終史氏致身錄曰兵部侍郎廖平會稽人金川  
門開宮中火倉卒平奉太子出奔艱難萬狀乃克



安諸陝蜀之間及長平以其妹侍之其後太子蓋有子云云  
青岩路氏曰以方練諸君子人猶必匿其孤天尚必全其後况建文皇帝乎天與人既全建文之身焉知不並全其子廖平之事愚不敢信言不敢疑但太子莫知所終遂為有明亡天下之定例後烈皇太子是也

少子諱文圭建文二年終十一月生生二歲帝遜位靖難後號為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廣安宮後

睿皇帝北狩嘗憫建文帝後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辟因思建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寔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太祖在天之臨寔臨之堯舜此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請于太后出居之鳳陽歲給以薪米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又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令有司給其器用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初庶人入禁纔



二歲年五十六七始出出而見牛馬亦不識也並  
庶母姊妹老婦五六人世傳文皇入宮時建文皇  
帝有幼子老媪教之牽文皇衣哭跪前求食曰孩  
兒餓矣餓殺孩兒矣文皇帝亦哭曰爾生帝王家  
豈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第幾子抑即  
太子或少子建庶人未詳建庶人出居鳳陽未幾  
遂卒懿文太子及建文皇帝皆無後  
青岩路氏曰宏治中台人繆恭學行高晚年走京  
師上事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懿文太子知懿

文太子之當祀也在當日學者久同是心而無如  
建庶人固無後也嘗歎懿文之德詎不如齊王搏  
搏之後蒸蒸至今而懿文太子竟不祀天道謂之  
何哉雖然天道不可測也信如有廖平之說則太  
子奎之後焉知不在天地之間也噫

朱可涅

賢懌  
長鉗

能張

宗室泉亭公齊王搏後五傳而至公賜名可涅寔  
高皇帝六世孫也初搏封于齊永樂間齊王廢其  
少子賢懌時在襁褓歸京師養于西內景泰甲戌



飽

出之南都賜第三山里。有司歲給所用。賢懋生能。塏號坦齊。能塏生長。鉗號守靜。守靜公二子。長郎。泉亭公。公少英穎異。等授書。輒曉大旨。郎不試業。明經。乃誦古孝友大節事。輒訢訢喜談。思不得一。當其志致。蓋遠矣。而意竟以其才指料理。輻輳如轉。九于掌間。數十年家道。以大饒公饒矣。然明于長。畫務為賢豪雅言。謂世人喜厚遺。不過侘子孫一時耳。曷如梁園飛蓋。迄今二千年。猶然。令後人追慕哉。乃闢地一區。疏泉藝石。甲勝金陵。名其園曰。

同春。蓋不欲以一邱一壑自專。而與公卿大夫宗黨賓客共樂之也。以是遠邇宣聞。長者之游益多。而頌其賢者。謂河間東平。當不得專美矣。初公喪。守靜翁甫弱冠耳。乃執喪盡禮。既舉大事。兢兢當世之法。惟實墜是虞。門以内誼行。莫不修舉。公雖體自尊貴。然雅不以榮名驕人。嘗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書揭壁。朝夕觀省。故其操行甚高。人益以此推重之。公生于嘉靖甲申。以萬曆丙戌卒。得年六十有三。四子長完。玘次完。瓚完。嗣完。玉孫四。



循禮循美循德循壽

學士幼峯余公曰余嘗謂以公才智脫使攝一官臨氓隸之衆要必有所就奇偉可觀矣而卒格于制惜哉然公今所居第高皇帝故都在焉宮闕廬衛之森嚴園陵俎豆之駢次車騎被服之雍容過之而竦然思瞻之而欵然敬經訓軌躅彬彬人倫公之所以鬱爲宗傑有由也他日天子歲封同姓諸王余蓋奉使適齊齊膏壤二千里固洋洋大國之風卽如季子所稱不過以鮮衣怒馬陸博蹋踰

相勝而止耳公不生其地不至爲習俗所移乃令人誦義如今日是祖宗固有造于公者也嗚呼可不謂厚幸矣哉

青岩路氏曰兩京天子之宅也不以封南京之有王府非王府而王府也景泰間以安谷庶人齊庶人之後于此從寬典也時各賜第焉則亦謂之王府矣府二谷庶人獻門者以天道可留後此門之內乎故谷之後絕第并于齊齊王博初以反疑于建文再以反疑于永樂至博及三子賢熒賢煖賢



炅俱暴卒止遺賢懾稚子顧當日齊王搏一獸蠢  
王子故態耳非真能反者故搏死之日天已留其  
一稚俾昌其後後賢懾獲安于陪京城以內而子  
而孫而曾孫可淫蓋四世于茲矣皆知循分以自  
治生故自此遂日昌以大云

朱可演

宗室朱公可演字巨源幼喜讀書涉獵墳典長從  
李如真焦澹園兩先生遊為人容止詳緩音吐和  
暢每捉麈對客娓娓可聽所居室宇整潔經笥薰

爐位置靜好時張廣筵集衆賓講經論道公與酬  
應往往破的由是名馳四方凡士大夫官南中者  
必以得交朱巨源爲快詩文投贈常盈笥旣別而  
以郵筒致相思者歲時不絕也時巨源在宗牒中  
居然名士年七十五而卒

顧文莊公小山元賞序曰朱巨源旣舉其齊中諸  
名流所賞詠者都爲一集署曰小山元賞行之已  
所得賞詠日益富于是續集成焉一時餐風味道  
之賓並開緇帙高山流水之句咸副緹囊文以情



生似續西園之集地因人重將嗣輞川之居可謂  
盛矣余觀巨源系聯帝胄而被服儒者跡寄朱門  
而棲遲白社副是要腹善既類乎東平蟬蛻慕塵  
志復貞乎楚澤晏坐則稱金粟如來之後身入羣  
而忘海上丈人之機事此其識度所蘊豈非所謂  
卓爾不羣者乎至于儀止詳華詒言元遠觀芝宇  
者思把臂而入林奉塵尾者聆和音而絕倒此又  
王何所以酬酢支許所以留連者也及夫逸興雲  
飛高情月迥杯浮白乳閒翻陸羽之經觴瀉翠濤

笑試魏公之法薌澤聞而清歌方起炬烟歇而餘  
興未終蓋南皮之燕金谷之宴未多讓焉是以江  
左人倫共獎風流之致汝南耆舊咸高月旦之評  
程材者述其軌儀抱道者厲其風尚負奇者憚其  
華曠工藻者悅其博綜激賞所歸遂繁篇什洵皆  
必至之符異乎有試之譽者也嗟乎太上不朽存  
乎立德至人貴我蓋曰知希巨源遠想出乎域外  
高步軼于區中卽彼名挂通人聲施後世何足增  
其企慕要以舉德必有愛助之因任重不忘唱嘯



之助奮蕭雲于鞭影乘貫斗于浮查君之托志固已遠矣余與巨源心諧元賞道緝素交雲霞申謝范之盟縞紵定僑札之分升堂連榻業等金蘭砥墨抽毫顧慙珠璧樂觀斯集用綴一言懷亮璠璣虛贈偉長之賦材為杞梓姑陳令時之書云爾青岩路氏曰守靜公二子長泉亭公不知巨源即泉亭之弟否未有據不敢系俟考要二公同賢昆弟也以王孫而名士聲滿賢士大夫之間王孫重名士乎哉名士重王孫乎哉

朱慶棐

宗室朱公慶棐字天忱原名完玉泉亭公之季子也司徒先生啟翔皇明宗室齊王六世孫母陳孺人誌曰陳孺人齊王五世孫泉亭公副配余友天忱君之母也於萬歷戊申秋七月卒天忱不斲當代縉紳言顧乞銘於余山中冷眼人良以余知孺人詳確不可辭謹按狀誌之孺人系陳氏其祖南橋翁為族最著孺人生而幽閑貞淑有女士儀泉亭公賢豪帝胄其元配王孺人多疾不耐家政聞



孺人賢因委禽焉當孺人歸泉亭公時甫筭年亡何王孺人卒孺人即專督壺政和而嚴儉而有禮先生一女適故東川侯胡公孫應嘉晚生男完玉後請名於朝名慶棐字天忱即余友也孺人事泉亭公二十餘年方生天忱甫五歲而泉亭公捐館舍方泉亭公告終日孺人擗踊誓死再三已念藐孤在抱少慰止時羣公子析箸而孺人澹然無取且曰吾與先君永訣不獲以身殉泉下奈何以為後人求多家計為且孤兒後克肖則雖藉所有可

以親賢立德設不肖縱使挾厚貲詎當幾危漏也自是抱孤兒別立門戶率老僕婢三四人督理家政茹苦分甘僅以天祿之頒充拓之家計亦漸裕嘗坐孤兒於膝前誨之曰予以未亡身隱忍待兒兒其知自力乎及天忱稍長遂命就外傳受業梁先生余及之執經並坐而業師方正嚴毅有其先端肅公之風師每示鞭朴天忱泣懇孺人孺人益怒斥之必不為之姑息務使其虚心領師訓而後止而天忱亦因以發奮悉遵母師之教余詣業其



家六年未嘗一聞見孺人之聲色服投傳命祇用  
 一二婢卽姻族間有事折簡孺人孺人絕不赴悉  
 辭以兒幼無可為主者至有弔死問生則無不曲  
 盡其禮宗族感之都人士誦之迨天忱長可授室  
 擇胥叅戎公季女以為天忱助生二孫俱可為麟  
 定後之蟄蟄尙未可量乃孺人年垂老業有孫天  
 忱每請之曰太夫人享桑榆景何不日御板輿為  
 家園遊孺人堅拒不出信天性不為徑外遊者也  
 天忱偶有未檢孺人必正色為戒期以無過而後

卽安每誨以親益遠損卽余狷介踽涼不能與世  
 合而孺人則必以余為天忱箴規友益孺人胸中  
 嘗獨操一鑑也年六十五忽遘沉疴且告終唯振  
 天潢抗世業世是訓卒無一亂命乃天忱寔能以孝  
 行自勵生則盡養死則盡禮以此事孺人孺人亦  
 可怡顏在天矣  
 青岩路氏曰泉亭公稱樂已極天之道洩者收之  
 所以長也公之少子亦幸有其母陳孺人之一收  
 也乃天忱公天潢之子貴習其常而能不忘初年



並坐執經之直友雖其母有獨鑑在天忱公亦不  
可及哉此風固勝夫梁園鄒枚之風者也

朱慶斯

宗室朱公慶斯字仲望生貴介而孳孳向學又篤  
好稱詩能自寫胸臆又工書凡篆隸行草心摹手  
追無不習也其為人溫厚爾雅能如其詩詩而于他  
無所好幾不知檮蒲幾齒時覽陟諸勝倦則時而  
臥遊據案讀書非客至不輟讀罷命酒自勞酒畢  
復誦諸縉紳多喜與遊或因酒次問重望得無有

賓客故人欲為居間者乎仲望輒辟席謝幸得記  
籍疏屬不至溝壑何至越樽俎而希寵靈乎由是  
人益重之

青岩路氏曰凡能自寫胸臆者自有胸臆可寫也  
否則欲寫無有仲望公蓋有胸臆之王孫痴於讀  
書而非痴于讀書徒學名士之態者也胸中之所  
素見益有稱夫書者矣嗟乎幸托籍疏屬不至溝  
壑何至越樽俎此在王孫之滿懷稱意者猶有當  
然况嫌畏之間乎仲望公其見之矣公之號曰小



碧著有籀冠稿

朱國華

宗室朱公國華嘗大開詩社梓行其詩曰小山詩  
草遯園太史顧公序之曰昔淮南八公之徒分造  
詩賦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其意以希二雅至招隱  
一賦連蜷碣磧霍靡嶽岑幾與九歌相伯仲矣然  
余猶憾其托蹤眇莽寄心迂怪不能一之于風人  
之清柔騷客之悱惻曾不若忘憂之館燕友之堂  
發瓌璋之雋聲寫登臨之曠致娛目騁懷人我咸

暢能令梓澤謝其風容蘭亭遜其菁藻也余及國  
華系本天潢聲道雲閣音無教辟泱泱東海之風  
友盡英多謁謁西京之彦爰誦上日選勝探奇羅  
韻士于八方侶英游于千古時或蛾眉曼睩競拂  
雲藍牙板檀槽同操雲曲入林者目醉其華望塵  
者心賞其勝輕才諷說得未曾有於戲盛矣自庚  
子迄今凡一再舉所得篇什遂滿縹囊時一披之  
免飛魂艷國華猶謂中山之穎剡溪之藤所眩而  
存者未足以行遠而垂後也梓為小山社草命諸



梓人自是海內詞流挹其餘馥激彼遐心而後之  
視今或謂忘憂可雙燕友非遠雖鄒枚如在應劉  
染翰以今方古遜不敢居要以五色相宣八音述  
奏視桂樹叢生之謡不翅繁而富矣與會標舉領  
袖風流如國華者豈易得哉乃余又謂金陵自六  
代以還山水之英靈金粉之艷冶盡發越于熙朝  
而國家篤厚本支軌憲夷易諸王子侯皆得諧締  
賓客流連觴詠相與講文史之清歡飾隆平之盛  
事此無論八公者流局脊蕃維所不敢望即忘憂

燕友憂讒畏譏橫梨磨敵以彼其時視今日又何  
如矣讀是編而聖朝維城之美士大夫結駟之盛  
較所遭逢遠軼前代可考鏡焉又何但蘭亭艷質  
金谷高人第以風流文物照耀江左已乎覽者其  
亦有取于斯言毋徒與招隱之篇計工拙于春草  
夏夏蟲青莎白鹿之間也郡志云萬歷甲辰中秋朱  
王孫承彩開大社于金陵胥會海內名士張幼于  
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馬湘蘭以下四  
十餘人咸相與緝文墨理絃歌修容拂拭以須宴



集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者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艷稱之

按王鴻緒以失稿  
齊王博傳者歷  
中有承保者亦博  
齊好學三十二年  
中秋大集四方名  
士百二十人於金陵  
分題賦詩承保名  
由笑者是承保  
即齊宗國華也  
其字也

青岩路氏曰國華承彩未知為一人為二人且皆  
字也非天潢名派俟考蓋齊宗之盛至此其盛之  
極矣嘗歎高皇帝二十五王之後雖錫榮封而阮  
于格律悒悒莫歸者多矣即有一二以詩書自娛  
者要亦不能侈交遊廣燕會極風雅以稱所然  
之趣蓋一則轉困于王府之格律一則所處多不  
能近聲華之地也故京人文所萃齊以廢宗其子

孫乃獲間廢于此而朝廷又以其間廢一切寬大  
之不問遂乃特享聲華之樂者二百年然則王者  
之蕪亦豈有定哉余未知當日賢赫者一偶未死  
之稚子果何修而克昌厥後若此

朱睿燧

宗室朱公睿燧號冷菴仲望公之子也生而恬淡  
亦嗜讀書中年頗好道構草堂于石頭城之陽榜  
曰招隱從衛淇竹焦漪園諸先生遊既而一意奉  
佛偕憨山雪浪諸禪師講究宗乘會樂思自匡廬



來為築樓賢菴引余集生凌蒼舒諸公續蓮社修  
東林故事崇禎中命工置棺刊九品蓮花于上乞  
唐宜之書冷菴二字于棺之前遂却穀不服但服  
瓜瓢參汁至于七日猶與樂和高問荅了了稍焉  
沐浴端坐而逝

青岩路氏曰雪向冰飛雨寒相趣未足云冷也冷  
菴當暘谷之方燠而入于凌室惟恐不深其真有  
得于冷者乎吁富貴無恒死生正遠對詩壇之熱  
友何如淨社之賓此王孫之為名士其更進一步

格哉夫亦其時則爾君子于斯觀世變已

朱睿燭

宗室朱公睿燭號渤海金陵畫品云渤海王孫山  
水師倪元鎮又曰國華王孫工寫生禽鳥翻然有  
生動之致似碧王孫慶聚山水與枯木竹石清雅  
可觀

朱睿營

宗室朱公睿營字翰之金陵畫品云翰之王孫作  
畫下筆清遠迥無點塵予知鄭字思遠為京庠諸



生棄去隱深水山中能畫能詩卓然不羣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一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一目錄

懿宗

后妃諸宗

成化孝貞王皇后宗

王鎮 王源 王清 王濬 王桓 王橋

正德孝靖夏皇后宗

夏儒 夏臣

嘉靖孝烈方皇后宗

方銳 方成裕



駙馬都尉諸宗

高皇宣廟諱國公主降于梅氏

梅殷 梅順昌 梅景莈 梅純 梅恆

高皇大名公主降于李氏

李堅 李莊 李成 李陞 陸賢附見

高皇南康公主降于胡氏

胡觀 胡忠 胡斌

高皇臨安公主降于李氏

李祺 李芳 李茂 李恆 李城 李宣

李巒 李惟漢 李君錫

高皇寶慶公主降于趙氏

趙和 趙輝 趙崇勳

勲宗

中山魏武宣廟諱王宗

徐輝祖 徐鈞 徐顯宗 徐承平

徐備 徐鵬舉 徐邦瑞 徐維志

徐高廟諱基 徐申 徐京

開平常忠武王宗

備



常茂 常昇 常繼祖 常諱宜廟 常復

常經 常鳳 常元振 常文濟 常諱世廟 緒

常延齡

岐陽李武靖王宗

李文忠 李璿 李濂 李性 李沂

李庭竹 李言恭 李諱高廟 濟 李宗城

李諱宜廟 儉

諱宜廟 河鄧武順王宗

鄧炳 鄧繼坤 鄧祖錫 鄧世棟

鄧紹煜 鄧文明

東甌湯襄武王宗

湯紹宗 湯佑賢 湯世隆 湯之誥

湯國祚 湯諱世廟 勣

黔諱宜廟 沐昭靖王宗

沐英 沐瓚

德慶侯廖永忠宗

廖鏞 廖銘 倪遴 倪德附

保定侯梁銘宗



梁志仁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王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王源

王榮靖公源上元人父鎮孝貞皇后父也天順六年鎮為中府都督同知成化二十年源以嗣都督封瑞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宏治元年增祿五年進侯又增祿與世券加贈鎮阜國公諡康穆十年



源弟清以都督同知封崇善伯食祿千石與世券  
十六年加源太保又明年加太傅又增祿正德二  
年源弟濬以左都督封安仁伯食祿如清是年濬  
卒子桓嗣伯十三年又增源祿嘉靖三年卒贈太  
師諡榮靖子橋嗣伯

青岩路氏曰王公家之封伯者三至爵比公侯位  
崇師保亦可謂之貴矣而貴歷五朝寵久不驕不  
見其有一言累于史冊其當賢者乎嘉隆以後南  
京內戚尙多未及考茲據鄭端簡公吾學編錄王

### 源夏儒方銳三宗

按大政記天順八年正月帝崩皇太子卽皇帝位  
七月立皇后吳氏九月廢十月立皇后王氏成化  
六年秋七月皇子生于西宮七年冬十一月立皇  
子祐極爲皇太子十二月皇太子卒十一年夏五  
月文武大臣見皇子于文華門皇妃紀氏徙居永  
壽宮六月薨諡贈爲恭莊僖淑妃冬十一月立皇  
長子祐橈爲皇太子十四年春三月皇太子冠二  
十三年秋八月帝崩九月皇太子卽皇帝位尊皇



后王氏爲皇太后冬十一月尊諡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宏治四年冬十二月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仁伯十八年夏五月帝崩皇太子卽皇帝位秋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正德十三年春二月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

通紀曰孝貞王皇后憲宗純皇帝后也天順八年春睿皇帝崩帝卽皇帝位其年夏七月立皇后吳氏冬十月廢之立皇后王氏下詔言先帝臨御之

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罪謫南京是時上年十七王后立久之無子成化六年庚寅秋七月皇子生卽孝宗皇帝也皇妃紀氏出先是己丑秋九月上幸昭德宮皇妃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之胎竟不墮上令之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



照管至是聖嗣誕焉皇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七年冬十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以痘疹薨諡曰悼恭太子十一年夏五月上令文武大臣謁見皇子于東華門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見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

中外臣僚喜懼交并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可保全又恐相激未敢奏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奉手敕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



擬來聞內閣擬樞楷棨集四字以進皆不用親定名曰祐樞六月皇妃紀氏薨商輅復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諡贈爲恭莊僖淑妃殮以后禮方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卽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往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萬貴妃成化二十三年春正月卒秋八月上崩妃山東青州諸城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

五

州妃年十四選入掖庭侍上于青宮暨上卽位妃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于妃及正皇后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鮮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期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而上之愛不弛也至是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震悼輟視朝七日宏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問焉孝宗卽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孝宗崩武宗卽位上皇



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  
后張氏爲皇太后正德十三年春二月太皇太后  
王氏乃崩上諡曰孝貞純皇后云  
青岩路氏曰孝貞純皇后至德無競克善其始終  
可謂賢矣當日后及貴妃同夫無子紀妃有子皇  
太子合撫于皇后顧以撫于貴妃而后無閒言此  
所謂三以天下讓也可易云哉究之貴妃殺人之  
母奪人之子謂將永恃而皇太子登位祇問生母  
不問他人王皇后不競人不奪人子者旣享其子  
更享其孫如是三十餘年稱太皇后太皇太后而  
終豈非爭者不足而讓者有餘乎不惟后也成宏  
之代戚里若萬若張驕縱成風而王氏獨稱馴謹  
以戚里受弗而不以戚里種孽其猶夫我江東古  
之道也夫

名山藏憲宗王皇后記曰憲宗爲太子時英宗選  
后與廢氏吳氏及栢氏三人留宮中爲太子妃意  
屬后会章皇后崩旣英宗亦崩左右竊疑后不利  
憲宗卽位皇太后復命禮部采擇三人選如故而



主選者爲司禮太監牛玉受吳后父賂立之立踰  
月上察知非英宗意所屬廢吳后立后焉后在中  
宮時萬貴妃譎智善媚上官其父兄子弟貴震一  
時寵之專宮常令戎裝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而  
后無所妬忌孝宗卽位上尊號皇太后孝宗至孝  
歲歲上壽不絕太后亦愛孝宗孝宗崩太后傳諭  
內閣自古帝帝能孝親修德如大行皇帝者恐不  
多得內閣先生須定一佳諡傳之無窮故國家故  
事列聖諡率上十六字而末總以孝而孝宗獨以

罔

王

爲廟號緣太后之諭云  
青岩路氏曰孝宗皇帝之于生母紀太后也罔極  
之哀欲報罔所可謂悲之至矣而廷臣欲追治萬  
氏罪上卒不忍恫先帝之靈此念也孝之至也孝  
宗念吳后恩卽位後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官其  
姪錦衣百戶而事王太后孝極終身吁妬不妬之  
享于後斯其大鑒哉孝宗之諡千秋萬世定于王  
太后之一諭孝宗之仁孝太后之仁明固並見之  
已



指

夏儒

慶陽伯夏公儒上元人毅皇后父也始以錦衣皇  
揮使陞都督同知正德二年封慶陽伯食祿千石  
與世券十年卒子臣十六年嗣伯嘉靖二年加太  
子太保卒八年停嗣先是正德十年夏四月慶陽  
伯夏儒卒太保楊文襄公一清曰國朝禮遇戚氏  
雖極貴寵而例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  
之故凡姻嬖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  
慶陽以椒房之觀榮被寵封列于五等然能循禮

親

襄

畏法子姓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蕭  
然亦不失爲賢矣

青岩路氏曰楊文襄公肯予慶陽以賢則其賢可  
知夫戚氏例不治事雖欲不賢不得然一代之間  
若張若鄭之類犯衆論者亦不少清明之代尙爾  
况正德之世乎夏公當此時而能知守正不眩于  
人則豈不賢哉

通紀曰夏皇后武宗毅皇帝后也武宗孝宗元子  
張皇后所生宏治十八年孝宗敬皇帝大漸宣閣



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受顧命御  
榻前曰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尙未選婚社稷  
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上又曰東宮聰  
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  
他做個好人皆應曰敢不盡力健等退調旨傳禮  
部卽行之上崩太子卽皇帝位改元正德是時上  
初卽位舊東宮內侍劉瑾等八人日夕近侍與上  
同臥起宴遊謀議時稱爲八黨居中用事壞朝政  
正德元年春大學士健等極諫求去位慰留之秋

八月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而上乃  
狎遊益縱于是九卿大臣合疏上言伏見朝政日  
非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瑾等置造巧僞淫  
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  
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sub>宣廟諱</sub>夫  
皇皇帝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  
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菹醢此輩何補于事  
乞將瑾等速正典刑潛消禍亂之萌疏上內閣持  
之不下期必去瑾等而反爲瑾等所中健遂去位



瑾等之亂日以益深瑾誅餘黨如故上益縱蕩鮮  
在大內率止豹房而江彬錢宣廟諱等皆自豹房進賜  
國姓爲義兒上留宿豹房時與彬等同卧起或親  
搏虎爲樂時微行且不時遠出居庸關至宣府大  
同彬因勸上治行宮宣府糜費萬計復葺豹房所  
貯諸珍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  
曰家裏後還京數數念之不置也乃十四年春二  
月北巡甫還三月遂有旨南巡欲視泰山歷徐揚  
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之繁

麗時

宣廟諱

潘異謀待機且發廷臣皆以死諫車駕未

出五月

宣廟諱

潘變作王守仁已平之而諸將在豹房

者遂促上假親征以南巡留南京久之至十七年  
正月乃還京二月不豫竟寢疾于豹房終以無子  
三月望前一日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  
右謂之曰疾不可爲矣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  
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  
事皆由朕而誤作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  
于豹房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移殯大內是日以



遺旨諭中外言朕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遵奉祖宗兄終弟及之義卽迎至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四月王至登極改嘉靖紀元嘉靖元年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育朕兄武宗蔚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謹上册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聖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莊肅夏皇后崩青岩路氏曰夏皇后嬪于武宗十六年賢不賢俱

無可見以武宗內庭無容見也武宗不樂大內有賢母后賢后而甘獨死豹房自不有其家矣卒以無子夫豈妃后之不令乎哉 又按夏皇后崩禮官擬謚夏言請之體用十二字張孚敬謂與累朝不同止用二字李時請用八字王廷相霍韜與言議合園爭之上許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汪鉉大言曰今止宜二字俟異日再加上謂李時曰謚義本內閣禮部事何與鉉也夫夏言之議禮也張孚敬之議諛也上與六字折中之也然何故減半

固

一



非不禮于夏后不禮于武宗矣雖然世宗所用六  
字必確見夫夏后之賢者矣字固不在多也名山  
藏后傳記云後嘉靖十五年上曰禮不備不稱配  
武宗加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十  
二字如故

方銳

安平伯方公銳江甯人孝烈皇后父也嘉靖九年  
十一月皇后選人掖廷充九嬪明年二月陞銳錦  
衣署鎮撫八月上諭兵部朕慎選淑女爲嬪御用

廣嗣續九嬪之父授署職似于人情有未盡銳可  
與錦衣正千扁十三年正月皇后正位中宮上諭  
兵部陞銳衛都指揮使十八年二月隨幸承天至  
衛輝陞銳後都府左督十九年正月封安平伯食  
祿一千后二十一年二月勅吏兵二部朕恭奉皇  
妣慈孝獻皇后几筵痛憶遺音周足三期贊成朕  
孝后妃列御宜加恩遇銳進封侯二十五年二月  
卒五月子成裕嗣伯三十三年十一月加太子太  
保



青岩路氏曰孝烈皇后賢后也椒房之重推恩及其所生國之經禮不爲已過但當之者或遂有踰涯之懼矣安平伯知守其幅不出其圍享之于身施及子孫亦賢矣哉

通紀曰孝烈方皇后世宗肅皇帝后也先是嘉靖元年秋立皇后陳氏七年冬后崩冊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二年冬慈壽太后弟張延齡先以曹祖事搆獄得解至是以女婢竊金施僧遂執婢及僧杖死又幽死指揮司聰令聰子鼎焚其尸鼎禁不敢

恨

言然嘗憤詈仇悵又別與百戶胡經及校尉阮彪有隙至是仍拾聰前奏逮及經彪等奏之下刑部勘鞫事皆有証其言陰謀不軌無左驗尙書聶賢以延齡應議親具獄上上怒曰夫謀逆者止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覆令法司究詰昭聖聞之計窘請見上辭之遂令內官日以延齡事請上益怒欲族誅之張孚敬極諫言昭聖春秋高不宜傷心上不悅乃黜鶴齡閑住南京延齡坐死十三年春遂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爲皇后后先是九年冬



選入掖廷殯御進位式德妃上久重之張后廢遂  
以后正位中宮二十一年冬上幸曹妃宮妃寐宮  
婢楊金英等怨上共謀行弒俟上寢既熟以組縊  
之而誤爲死結謀不得卽遂監宮張金蓮者知狀  
亟走以告于后后中夜聞變曳裾馳至爲解項扣  
上旣得蘇而病不能語后命左右收金英等十餘  
人併曹妃俱磔于市時起倉卒妃事實不知上後  
聞妃死常憫其寃爲族金英等家云二十六年冬  
皇后方氏崩諡曰孝烈后在宮通計十八年正位

中宮者凡十四年

青岩路氏曰孝烈方皇后在位雖不永而始終全  
美無絲微累于身亦可謂難矣至金英大變倉卒  
義斷畧無沾滯此一刻卽嘉靖四十五年太平所  
係其功于國家何等豈獨后之一烈已哉

名山藏方皇后記曰后肅皇帝第三后也帝卽位  
且十年未有太子張聰言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  
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  
嗣也臣願及陛下乘茲鼎盛博求淑女爲綿祚計



遂

帝從之其明年后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范氏杜氏並冊爲九嬪冠九翟冠大彩鞠衣圭用次玉穀文冊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帝袞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勳戚文武大臣行冊禮既冊從皇后朝內廟禮成百官稱賀帝皮弁受見蓋創禮也后端慎不怠甚稱帝意張后廢上屬后舉示夏言言對曰臣請爲陛下賀夫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喜遂以其年立爲皇后進封僖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副之故

傅傅

事立后謁內廟而已帝以天子立三宮所以共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下翰林禮部議議如旨正月壬子帝御奉天殿遣太傅武定侯勛爲正使少傅孚敬爲副使持節冊立爲皇后帝率謁告太寺二廟已卯頒詔天下丁巳受命婦朝賀于未央宮帝之薦高皇帝后尊號也后捧高后主亞獻睿皇后升祔忌辰帝率后與諸妃親之睿皇后旣祥以后奉几筵恭特進封其父都督銳安平伯帝待宮人卞宮人怨謀逆二十一年十月帝之所幸曹妃



# 救

及宣廟嬪王氏侍寢寢熟宮婢楊金英張金蓮等十餘人以組縊帝項釵股刺其囊組誤爲結不殊金英恐走告后后馳至解帝組帝乃蘇趨捕金英訊之詞首王宣廟嬪曰曹妃雖不與亦知謀是時帝病悸不能語后以帝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帝愈曰曹妃我所愛豈宜生此心冤之銜夏言焉上德后之傲之復封父銳爲侯久之上念曹妃終疑后二十六年冬十一月宮中火中宮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上諭禮部曰皇后比救朕危奉

# 傅師

天濟難冀相始終不意遽逝痛切朕情其尊以元后遣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帥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太學士言爲副使捧冊諡爲孝烈皇后帝曰諡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于門內毋如故事內侍傳授節冊者其後穆宗卽位更上尊諡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

青岩路氏曰方后肅皇帝三后矣而見禮隆于元后后雖以嬪陟而爲嬪爲后特逢創禮其生死榮



嗜

帝皇明仁人文章卷之二  
典皆前後諸皇后所莫及其盛且重者乃遭逢之  
盛若此而卒以謹保其宗美哉又曰鄭端簡公謂  
外戚雖莫橫于一二張嘉靖之世已戢戢自謹而者  
利之人奔走其門生長短幾至滅族幸而未滅夫  
方氏之貴適承張氏得罪之後欲勿謹得乎雖然  
亦顧其人何如耳方宗自安平伯下人文宿敦謹  
以故保艾爾後迄今猶不失爲良族於戲地恆有  
一二戚里地之盛也而未路俱不至爲一二張豈不  
光乎

顧文莊公曰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  
臣中則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  
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太傅源弟清宏治中以崇  
善伯加太保江甯人方承裕以孝烈皇后弟嘉靖  
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宮孤卿  
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毅皇后父嘉靖中以  
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旂以兵  
部尙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保倪  
公岳以禮部尙書改吏部尙書王公敞以兵部尙



書周公金以南戶部尚書梁公材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敵周公金梁公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尚書童公軒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梅殷

梅都尉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高皇后長女宣廟諱國公主為駙馬都尉自是遂家于京祖世籍京衛公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帝尤愛之嘗受密命輔皇太孫靖難兵起公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甚切親臣之義時都御史茅公大芳者少有奇名志意偉然感懷當日之事尤注意在公嘗寄公詩詢之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其于公也重相獎藉若此公于是益嚴于守淮已而北兵南下文皇帝遣公書假道言欲進香金陵公答書曰皇

遺



與  
答

祖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文皇帝怒復書言  
與兵以除君側之惡非人所能阻也公割使人耳  
鼻口授詞答之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  
皇帝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  
京師卽帝位公尙擁重兵淮上上迫公主招公公  
主嚮指血爲書付中使至公所公得書慟哭詢建  
文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公曰君存與存君亡與  
亡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矣曰勞矣  
無功卒不能平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公招

瓜

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胡氏朋邪詛呪幾得  
罪明年冬入朝公讐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  
擗之死竺橋下而誣以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  
事上怒罪深曦二人二人曰此上命也奈何殺我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公榮  
定錄其二子順昌景弗先是有瓦刺輝者降胡也  
久屬都尉公幕下譚趙二人之擗公于竺橋也水  
淺不能沒奮舟駕其背而死之旣而誅二人輝乃  
請于上割二人手足剖取其腸持祭公畢卽自縊



死後葬公墓側

太史陳公仁錫遜國忠世法錄以徐輝祖梅殷合傳兩親臣也曰書稱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而漢室帶礪之盟爰及苗裔與國同休勛戚尙矣況夫開國元功密受偶塵之命者乎靖難師入正統攸歸以遜順天非若蕭牆之喋血也以且代辟非若異姓之革命也且椒塗有倪天之妹瀉泃有釐降之姬誼托肺腑委蛇新朝不亦以功名終乎而怏怏不忘所事身可幽名可榜爵可停而志必不可奪蓋親臣所處極難也

青岩路氏曰遜國之初徐梅二公當死未死而二公俱不失爲忠孝之偉人一代間莫不感而思之親臣所處極難義固有止此無嫌者也至當日親臣以墟墓在京師而家遂不還故里者不止徐梅兩宗但久之族姓皆迷不能自著其至于今譜系丙著猶人人得而知之者惟此兩宗爲顯則論當日大宗仍當以兩宗相次且梅自成宏以後人文迭起不失爲江南詩書風雅之門亦不第以先朝



帝皇明代人文集 卷之三十一  
之懿戚推也

續金陵瑣事云都尉梅公殷第門春聯爲太祖高皇帝賜句句曰人間塵俗不到處闕下恩榮第一家又云洪武十九年勅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敕曰朕觀古之帝王必賴賢才輔佐以治成功賢才之在天下必待明師教育以成器用爾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通經史頗有才華雖乃武臣之裔堪爲文儒之宗今特命汝提督山東學校作養人材兼理地方

等處事務汝惟鈔承朕命勿負所託此敕是敕殷之子孫世寶藏之傳至今日

青岩路氏曰觀此事知梅氏之以文學著亦其初則然矣夫梅都尉豈以粉侯自娛斯已焉者乎當日高皇帝擇婿欲得天下之才以見恩榮非易梅駙馬都尉亦欲實作天下學者以不愧此生儼然踞塵俗之上蓋初盛之懿戚如是如是愚以是思梅都尉後來忠孝之氣亦其先讀書之心早自有在而不待其後者也



梅順昌

景第

梅都督順昌弟衛僉景第駙馬都尉殷之二子也  
都尉公之出鎮淮上也二子侍公主在京師靖難  
之師入京永樂之初公主迫于上命既以血書招  
都尉公還公不得已還京快快固不能忘而上殺  
之之心亦默默久之終不釋也踰年而有譚趙之  
事公主謂上果殺公牽上衣大哭問駙馬今安在  
上笑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旣而誅譚趙二人  
二人曰此上命也奈何殺我君子惜都尉之死較

遲而上之死都尉公也亦不遑甚矣是時公主謹  
護二子順昌景第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第指  
揮旗手衛僉事嘗謂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得至  
今日二甥于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子  
孫皆安靖有家法順昌之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  
留守純子恆又以鄉舉爲縣令代末其裔猶有在  
庠者景第一支亦襲職與代俱革云或云初兵動  
大長公主亦嘗貽書北平阻靖難師文皇帝不答  
兵至淮北乃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今遷居

今



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鄭端簡公曰公主高皇后長女高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高皇之世犯茶馬禁而死者

青岩路氏曰大長公主不幸處大倫不變而大義凜凜持縱得宜其爲梅氏惻愴保宗心亦可謂之苦矣梅之子孫三百年光于茲土以公主之賢也故特表之舊京中葉梅氏歐陽氏兩宗並顯余求歐陽氏來居茲土之源而不得意者于歐陽倫其有緒乎文無一據存一疑以備問

### 梅純

梅留守純字一之號曰損齋駙馬都尉殷之曾孫也相聞爲中府都督順昌公之孫父某循守世秩而崇詩禮有家範公生家世貴介而公自少礪志讀書夙性穎拔以儒士膺成化十三年丁酉應天府鄉薦登十七年辛丑進士第授懷遠令明治法有政聲而一味清介自守與當道不合當道某者不快之公遂役綬請歸自以蔭序補孝陵衛指揮正德初陞中都留守又與時不合未三載以母老

投



旋乞致政歸養既歸事親之外惟一意著書其爲  
文博雅詩格矯矯清拔出塵與人交謙以自牧虛  
懷坦如而性寡所合出處一致居恆介然自守常  
泊如也家清貧而生平嗜學不厭見奇書輒解衣  
購之尤篤信程朱諸家言諸所藏書凡其意所鍾  
者未嘗不字字手自校衡精寫成帙分部之以便  
考崔後渠先生嘗題其所書易經以訓諸子云公  
素健偶病卽豫知卒期屬緇之際神氣清暇如常  
蓋其明理見性所得夫讀書之實力者固有素矣  
公所自著則有損齋集若干卷

青岩路氏曰梅宗雖世秩衛家乃自都尉公以篤  
學通經史啟宗固與諸弁宗不同而以經學取科  
第則自損齋公始損齋公不屑進士第亦不屑中  
都留守難進易退獨行其讀書之意介然富貴功  
名之上此亦一代之異人也豈獨弁而文焉已哉  
○又曰損齋公既以文第進士已經出仕而又以  
武服舊職聽其一時意興之所去取抑亦大奇吾  
鄉先賢所不再有也亦公一人而已



梅恆

梅大令恆號石齋損齋公之孫也能世其家學以京庠生舉應天府嘉靖十九年庚子鄉試不第就選沔池令仕已歸而養林泉之志修損齋公遺書樂而忘倦諸所交遊俱一時名宿介然無泛交者居嘗訓子孫以先世忠孝之意家法修謹子某號曰肖石守其世秩而雅趣不下其前人子二長某行一次某行七京庠生諸孫奕奕有名棗者亦京庠生才而文休之少也尙皆及見肖石公女四長

適鄭□□先生之子□□次適先二伯父何岐公爲先伯母次適黃龍岡先生之子□□次適鄭我生先生之子大甫所歸皆當時以學望之門則肖石公所推尙可知矣昔當崇禎中年梅氏文物猶然全盛休以家庭恆侍諸舅氏談得往來其故第永樂賜大長公主書曾得捧閱損齋公所手錄書亦見多種惜當年少鹵莽視先賢之事今全不憶書爲何書所數十年耿耿未忘于目者獨其書之潔白如玉字之精楷動人與夫雌黃之法也蓋先



賢寫書不用薄紙紙皆極厚綿料極白極細葉葉以蠟制之光皆可鑑錯字不洗補用雌黃圖之圖正圓絕無大小參差全冊有圖無注蓋先賢一作字其精謹如是休自見此乃曉昔人雌黃之說然此法想止成宏以前用之後此者見先外曾大父韓峯沈公手筆書爲多書用厚重紙如故而字帶行直圖注之不復用雌黃之法矣此亦前人臨池一節之變也康熙癸未錄損齋公傳已求石齋公傳莫得因憶所聞所見于梅宗細事識之以識石

暨

齋旣肖石公以下訖于易鼎之大畧又梅閻公者及余有襟嬾之誼家近鍾山古半山園次世武夫而家有林泉花石頗幽譙臣鄭先生云此梅公景第一支之裔也並識之以備考

青岩路氏曰愚之詳梅氏非詳梅氏也昔高皇帝以聖威開天于此高皇后興往之以宏仁其恩淪斯土也固深矣高皇后長子懿文太子長女大長公主今在我斯土者僅懿文水南山北邈邈之荒園梅都尉之裔若滅若沒之懿戚撫今憶往其忍



置諸無念也哉

李堅

子莊 成 陸賢附見

孫陞

李都尉堅武涉人尙高皇帝第七女大名公主素負才勇充左副將軍從長興侯北進後間有戰功封灤城侯已兵敗滹沱河中槩墜馬燕將薛祿揮刀直取堅堅大呼我李駙馬也勿殺祿擒之見文皇帝文皇帝曰爾至親今至此奈何堅無降意憤憤卒子莊靖難之後文皇帝以公主故特宥之當嗣封公主不欲盡繳誥券莊遂奉母流寓南京詩

酒自藏以終其身公主蓋至宣德之間乃卒云青岩路氏曰設堅已敗聽人揮刀直取豈不成爲烈丈夫而惜乎以李駙馬大呼也一呼而不死不死而又死者不過跼踏械中延遲幾日何益哉然卒憤憤不降而死固不愧爲高皇帝之龍壻也公主能不愧其夫子莊能不愧其父皆賢矣夫

又遜國臣記李堅父英開國有功以力戰死烏撒贈指揮使堅嗣爲駙馬都尉洪武中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陸賢往賑北平堅固才勇自負建文初



攻

刻

充左副將軍從長興侯北征長興侯師潰守真定  
城北兵墳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以功封堅灤城  
侯與世券已而兵敗滹沱河被執械兩馬之間送  
往北平道卒子莊靖難後上以公主故特宥之當  
嗣公主懼禍盡繳誥券莊遂流寓南京或曰莊嗣  
侯卒諡威壯莊弟成爲中都留守改山東都指揮  
成子陞世南京衛指揮使也乃明初詩人考則云  
李莊字敬中初未知書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  
遊襟度洒落落意詞翰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九十  
四無疾而逝云

京

青岩路氏曰莊流寓南京至年九十四成子陞世  
南明衛指揮使則李都尉堅宗籍于斯其明據矣  
又按駙馬都尉陸賢者父曰陸仲亨濠人少負武  
畧從高帝起滁和平建康累功授衛指揮使洪武  
三年封吉安侯與世券十三年註誤胡黨法官請  
罪仲亨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喪父母兄  
弟避亂持一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來從朕長育  
成就累功封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



其勿問二十三年又坐法或曰仲亨與唐勝宗先坐擅調發無功論罪禁繫久之得赦後坐黨死上曰朕初先知仲亨反每見其居貴位無雍和之色時默默有憂容異態今竟為家奴所發時同坐者唐勝宗陸聚等凡侯十四人仲亨子賢尚五皇女汝甯公主授駙馬都尉陸都尉賢之終及其後人莫考明季吾宗舊戚有家孝陵衛世守孝陵陸揮使家云當國初係在皇親未知此宗為駙馬都尉賢之裔與否考洪武勲戚陸賢之外別無陸姓識以俟問此宗今尚多人康熙<sub>文</sub>上南巡幸陵上訪問守陵舊戶仍命其家看守亦異典也

胡觀 子忠

胡都尉觀初定遠籍東川侯胡海之子也海從上起克滁和力戰累功洪武十九年以平雲南功封東川侯卒子斌嗣次子觀尚帝第十女南康公主為駙馬都尉先是黃岩徐垕聘授風紀官垕辭高皇帝怒謫居淮陰驛丞觀既以駙馬都尉選居京師以垕為觀之師垕設教嚴明如在鄉塾觀亦受



帝皇明仁人文章卷之三十一  
教唯謹既冠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  
駙馬位于堂中南向置師席于西階東向撫屋然  
歎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布衣而詘  
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下然後就講復爲書貽之  
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遜謝執  
弟子禮愈恭其後畧綺紈之習而知敦忠孝皆屋  
之力也建文二年觀以駙馬都尉充副將軍佐李  
景隆北征先是都尉李堅充副將軍佐耿炳文滹  
沱河敗績堅被執無降意械送北平死于道至是  
白溝河之戰景隆敗績觀死于陣

青岩路氏曰胡都尉觀烈烈丈夫哉一死以謝高  
皇帝之幼教徐先生之正誼無餘責矣第至今猶  
令人浩歎者嗚呼當日應北平之兵事爲何等而  
命副將軍先以李堅旋以胡觀此豈粉侯之重坐  
鎮有餘者哉而甘任蘭摧玉折愴已吾學編云都  
尉未嗣卒宣德十年公主乞子忠嗣授孝陵衛指  
揮僉事陞都指揮同知正統元年公主乞忠子斌  
都指揮同知云

嗣



李祺

子芳茂

李都尉祺字承先韓國公善長之子定遠人也韓國自至正丙申從高皇帝渡江遂家金陵祺應居金陵久之乃生則祺金陵人矣祺尙高皇帝女臨安公主祺之生以公主之生可定帝女俱生于金陵年當不相遠也祺之尙主也以韓國元勲之第而公主賢修婦道甚備時婚禮初定光寵赫奕人莫不艷稱之及韓國老祺以才能特見使任洪武二十三年韓國坐罪祺囚于家建文初宥之出尋

命守江浦北兵入京城祺扼腕投水死臨安公主亦卒于江浦云祺子二長芳留守中衛指揮次茂鎮撫旗手衛陞指揮僉事芳子五長恆恆生城城生宣宣生巒

逸史曹氏曰甚矣忠義之入人深也梅殷李堅胡觀李祺之四人者皆高皇帝天潢懿戚豈不知文皇帝之親尤親于建文皇帝耶而剛毅自斷或懟或殉不稍內顧何耶蓋大義所在有不出于此而不得者也噫以公滅私民之永懷容已乎哉



青岩路氏曰高皇帝云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  
有天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蓋是  
時韓國固未有祺也又三年從龍渡江然後君臣  
龍種鳳苞皆應運而生蓋不惟韓國其時勲戚大  
約多然嘗歎運之奇也自至正丙申高皇帝渡江  
抵洪武戊寅高皇帝終首尾四十三年金陵人物  
雲蒸霞變愈出愈奇而金陵故土之人又竟不知  
消歸何所萃八方之精英忽然合鑄于此以開後  
此江南三百年之盛夫豈造物者無意而爲此哉  
以富貴之極開忠孝之極剝剝復復怪怪奇奇凡  
闕陷之處莫非天意周到之處李善長初見高皇  
帝曰有天日矣夫所謂天日如是而已

李惟漢

李公子惟漢者太師韓國公之後臨安公主五世  
孫也東橋顧先生曰洪惟我皇祖握劍起濠上一  
時附會風雲之侶何其雄哉非獨當世其躬而已  
至其子孫亦往往傑出與常人殊余家南都數遊  
諸世族間見徐沐湯鄧羣公子氣岸幹局志烈才



藝率磊落融朗有英雄之流風麟子鳳雛其鱗  
甲羽毛卽墮地已絕于凡種何必高步長鳴而後  
爲珍瑞哉嘗與四桐子論此事四桐子曰子亦見  
吾南郭李公子惟漢之概乎惟漢太師韓國之裔  
乃祖不知何自削籍貴閥華胄于是乎在君開明  
侷儻樂與豪俊遊手致千金之產重義視義施散  
不甚顧惜年甫五十卽以家政付諸子築別墅牛  
山之陽浪跡登臨飲奕之際游無遺地樂無失時  
古所謂逸民者殆庶幾乎余聞而歎曰韓國之勲  
帶礪早替每爲之慨然聞斯固樂其有後矣夫徐  
沐之世屹然同休湯鄧繼興亦在季代天道于韓  
國豈終謬哉此亦勿論善語李君余方結侶林壑  
且求之乎南郭也已

孝

青岩路氏曰卽此可見韓國之裔固在金陵特人  
莫詳耳高皇帝公主多人按郡志當日祠墓多在  
京師四郊公主之後未有不守墳墓者則後裔居  
此可知錄止事蹟可見者數宗以概之也

此

李君錫



君錫李駙馬都尉祺之九世孫也顧文莊公客語  
 記曰李祺為駙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  
 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誥命與像君  
 錫但據史言祺于永樂初死于江浦而已或言以  
 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  
 也惟朱鷺建文書法擬附錄載之曰祺以父罪囚  
 于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註  
 曰獨見史翼未及入譜不知鷺從何得之按史言  
 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奏言廷臣劾奏上命公歸

門錄

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弔其聞公遽投還而死死後  
 臨安公主即徙宅于聚寶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  
 其母成穆貴妃孫氏生前之寵高皇帝豈不少念  
 之而忍聽其女出于郊坰意徙宅必出于上意無  
 疑而祺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  
 與趙梅二都尉府同此則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  
 使祺之與父駢死也嗚呼可謂義盡而仁至也已  
 公主薨于永樂十九年二子當廢指揮鎮撫未赴  
 官舟州宗戚表言韓公賜死公主尋薨祺以憂卒



似未詳確

青岩路氏曰觀府制與趙梅二都尉府制同則必高皇帝賜府無疑再如制賜府恩也徙之京城外示罪之遠之義也不然韓公賜死之時爲何等時而公主遽自徙敢乎哉此俱無文實是李都尉家明著南京可知而李惟漢者臨安公主五世孫乃東橋顧公似已不詳其家之有人殊可歎也

趙輝

趙公輝成祖文皇帝長公主之駙馬都尉也顧文莊公云公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成祖奇其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六朝掌都督府奉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尙主時年已二十餘計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宮城後載門北諸公主第皆圯廢獨趙府巋然尙存初宮主之下嬪于趙也昭皇帝時爲太子上命皇太子親送至第爲從來所未有之榮典云又云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蓄姬妾百餘人嘉靖中魏國公徐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蓄



姬妾亦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強健有得  
內養之道云金陵瑣事云寶慶公主高皇帝幼女  
也文皇既定京師俾仁孝皇后女之十九歸駙馬  
都尉趙輝時仁廟在東宮特令送之至邸夫一公  
主也高皇生之建文皇帝養之文皇嫁之仁皇送  
之盛矣哉

青岩路氏日間覽趙都尉輝逸事可勝慨焉夫同  
之高皇女同之高皇駙馬都尉也何前諸人坎坷  
之甚而遺後出一人獨第享之全傳家于此之遠

毋

趙

也雖其所逢運會適然母亦子女之命雖皇王父  
母亦有不能爲之地者哉可歎也趙之支裔綿綿  
迄今茲余同里戚友戚君易伯其子郡庠友人士  
新昆第二云系趙宗一支其宗譜別有司者俟得見  
之再詳其世次

康熙丙戌孟夏之吉士新趙子示以其家傳仁宗  
皇帝致書一節壽永思卷一備錄以識

皇帝致書皇姑寶慶公主惟皇姑我皇考同氣至  
親今予鈔承皇考大位敬遣人馳奉禮物用展親



帝皇明代人文卷之二  
親之意惟皇姑亮之銀三百兩鈔三萬貫紵絲二十表衰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休按是年七月文皇升遐八月仁宗皇帝卽位九月上先帝諡號蓋其時推恩之書也

卷曰節壽永思少宗伯朱公之蕃題卷載趙母太夫人輓詩其序曰太夫人孫氏故淮安衛指揮同知孫公敏之女府軍後衛正千戶趙公和之配今駙馬都尉輝之母也和永樂初進征交趾没于陣遺子一卽輝纔數歲太夫人誓守志撫孤備嘗辛

苦輝聰明秀穎讀書善記暨出就外傳諸經子史浸以通貫比長襲父職預宿衛文采動人太宗皇帝見而奇之遂命尙寶慶長公主自是迎太夫人就養戚邸供奉過厚太夫人每謝却之惟守其儉素澹然終身天天間所司上其事謂太夫人守志六十餘年年已八十餘冰霜之操凜然足以激頽風勵薄俗于是詔旌其門曰貞節乃成化庚寅孟冬十有八日以疾卒壽九十一訃聞朝廷特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兩京士大夫相與賦詩輓之輝



彙次成帙以序來屬惟輓詩之作古人以寄哀音  
然必死者德善有可稱述而後詩爲稱情若今太  
夫人德善其尤卓卓者乎是故清白之志表于宗  
族儉約之風刑于戚里非惟使良人得以瞑目九  
泉而有子如輝者顯名當時增宗祀光謂非太夫  
人之功而誰功嗚呼有功于名教有功于趙氏若  
太夫人者可謂無愧于爲人婦爲人母者矣是宜  
天錫遐壽享有多第而聖明恩典所爲昭于生存  
而賁于旣沒也歟然則士大夫哀輓之詩連篇累

什不能已于言者豈非稱情已乎予故爲之序成  
化七年辛卯夏五月吉資善大夫兵部尙書兼翰  
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官淳安商輅序

詩爲柱國武靖侯鳳陽趙公輔口德大夫嚴郡姚  
公夔太常伊洛翟公瑛太微執法溫陽李公賓大  
司寇四明陸公瑜不其錄其後序曰世澤之傳久  
而彌昌必其先世植基有超軼恆情之外者故天  
申之威晚趙氏以淳大誠樸爲都人士所共服友  
人崇勲實出其裔茲以駙馬祖之節母當日敘述

具



表

詩歌之詳重裝卷軸屬蕃題其首簡蕃觀節母夫子死忠遺孤子立節母惟思稍延一脈不啻足矣詎意文皇帝拔識駙馬公于儔衆之中竟以公主之貴倨事節母克盡奉養壽踰九袞備享榮哀渥典曠恩休聲懿德照耀史冊煒煌家乘迄于今茲奕世載之趙之孫子所以食節母之遺于未艾者皆天心與主眷所以陰相而顯被也讀是卷而忠孝之念油然而以其爲名門世族之增重又豈有旣耶敬題其後用識景仰期望之私云萬曆辛亥孟冬十四日姻晚朱之蕃敬書

青岩路氏曰以趙公蒞德而其初亦起孀孤天之弗人例固然也駙馬都尉諸前所書者色慘矣殿以趙公稍致高皇門楣之喜於戲趙公凡事六朝掌都督府奉孝陵祀六十四年半子也哉

徐輝祖

顯宗

魏國公徐允恭中山王達長子高皇帝賜名曰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論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



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公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善書大字建文卽位特見信任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等通謀議中山王長女文皇后四子公爲長其三曰增壽素通欵北平建文元年燕遣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時高皇帝小祥也初遣或沮之文皇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至京齊太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三兄弟公甥也公亦勸上留之而增壽力保遣之旣還文皇喜曰天贊我也後兵起高煦力戰爲多上乃悔不用公言二年李景隆進兵上慮其輕敵遣公以京軍三萬殿星馳會之白溝師潰公獨全軍而還四年平安軍小河南靖難兵據小河北公來援何弗兵亦會軍聲大振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再勝薄暮公斬其勇將十餘人當是時文皇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公還京何弗孤軍遂敗績靈壁都督平安及諸將皆被執而識者已知京師之必不守矣靖難兵旣勝于



靈壁下泗州遂間道徑趨揚州至儀真上悲詔天下勤王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而文皇已至浦子口諸將盛庸等迎戰敗之文皇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殊死戰諸軍小却上急遣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援庸瑄顧迎降文皇遂渡江盛庸率千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文皇力先登大戰庸潰文皇遂營龍潭營六日進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降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歐之幾死請誅之不聽而李景隆

與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上手誅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上縱火焚宮行遁時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也是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魏國公徐輝祖不屈次日文皇親召問之公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公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乃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五年公卒年四十文皇曰輝祖與齊太輩罪



同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太功國家曲赦之今死中山王功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旣嗣遂乞守墓文皇怒謫之居中都卒洪熙元年子顯宗嗣

青岩路氏曰開國大勲若徐常湯李之後子孫皆世籍南京則皆南京人也天宗當紀自懿文始勲宗莫尙中山王後徐氏則當書自徐輝祖始設輝祖居第一家第一人者其風不足書將勲宗亦可無問矣乃武甯王之長子有輝祖長孫又有釋迦保義風凜凜足以千古是不翅徐氏之光固江南人物所當不忘者也惜見聞不及不能盡求其世緒謹自輝祖以下畧詳一二以識念云○據史輝祖卒永樂五年丁亥年四十溯而上之是當生于戊申戊申洪武元年也自至正丙申中山王奉高皇渡江十三年于此矣王乃生長子輝祖如是如是

青岩路氏曰萬厯初詔錄建文死事諸臣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徐公輝祖居首於戲公于我茲



宗

土其永光茲土哉公固我金陵之人也中山武甯王鳳陽人夫其子孫自輝祖公以下歌于斯哭于斯遺子孫于斯則徐氏固金陵三百年之徐氏也其間賢貴者多不能盡知錄其所知以例其所不知於諸宗皆然不惟徐示

徐承宗 補

魏公徐公承宗中山武甯王曾孫也高皇錫中山王第于南京秦淮之濱榜曰大功坊世家焉承宗沉靜簡雅有祖風襲爵為魏國公天順改元守備

罔見

南京號令嚴肅宗族家眾罔敢撓法者內守備諸司咸敬憚之居十六年人未嘗見其坐立傾側喜怒橫發至今傳頌以為得大臣之體卒葬鍾山祖塋之次

青岩路氏曰按公輝祖公之孫也輝祖幽繫既卒文皇帝曰輝祖與齊黃謀危社稷今病死中山王功不可無後其令輝祖子嗣魏國公輝祖子釋迦保見上賜名鈔而釋迦保但乞守墓南京上怒謫居中都永樂二十三年卒洪熙元年子顯宗嗣正



宏

統十二年卒弟承宗嗣天順元年守備南京七年卒子備嗣正德間卒諡莊靖武甯之後至備乃再有諡蓋高諱正以前徐氏無不忠賢之子孫輝祖公其有後也哉○又按魏莊靖公備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年其孫鵬舉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祖孫二人已擅勲重者百有十年他勿論當時視之漠然以今思之固自古勲宗之所難也

徐維志

鵬舉 邦瑞

徐公維志字希尹號曰冲宇武甯王九世孫也王

公 頌

元勲特起當代子孫亦代克象賢七傳而為太保篤軒公諱鵬舉守留京五十餘年法行廩廩罔不戴推之者太保生少軒公邦瑞亦領敕奉祀兩守留京少軒公是生冲宇公公少就學輒領解大旨萬厯丁丑題淮勲舅廕襲俱令于京營肄業公例當行乃趨裝赴闕下公配彰武伯楊忠襄公女也時忠襄時督戎政公不以親暱偵愛克自準程于書記圖緯兵經戰畧靡不究心至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務以成業樹名忠襄公喜得佳婿



責之歎奇之巡視省臺有青年偉度卓識雄才之  
薦欽依授勳衛特加紀錄俟用辛巳躬扈聖駕大  
閱賜大紅羅衣一襲嗣後賚典殊隆而公以縈慕  
兩親竟乞告還里朝夕侍養盡其歡亡何少軒公  
卽世苦次踰年濕氣侵足時作楚而哀毀中不自  
知也勉奉母命入京嗣爵奉朝請久之以家世南  
都祇領孝陵祀事具疏上請得允乃奉敕如故事  
還南凡歲時修舉大祀必先事致齋祀之曰必虔  
恭對越益致其恪文武百執事濟濟觀禮歛然以  
能世其官稱之辛卯上命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  
是年再命掌南京後軍都督府事奉勅協同守備  
公膺此大任務持大體方咨議興除而足疾作因  
乞身調治竟以不起癸巳夏卒得年四十有一  
太史伯祥余公曰公生而富貴雅不欲以榮名驕  
人游于搢紳大夫每善自傾下無不樂爲之交者  
尤喜愉儼而不爲厭快之行于聲色貨利泊如也  
自授室外不置一姬媵榻以內嚴飭無敢以燕媵  
見者性厚于倫紀而家政肅然皆可垂訓方病革



時無幾微亂顧穉子在前亦無惘惘可憐之色惟以國恩未報生母之封未請爲言他不及其私也雖居位未久所爲未有大見于時亦可謂世祿之家始終由禮者矣公子二子長宏基次宏謨

# 蒞

顧氏客語云張江陵喪過南京府縣搭蒞舍爲科道府部祭奠所魏國公徐邦瑞隨例往祭江陵之子令家奴答拜公怒將祭物給軍役寫牌一道遣官逐之謂軍營非停喪地卽令開船此舉殊有大臣風

青岩路氏曰少軒公事愚惜鮮見卽此一舉以奉敕鎮南京氣象爲有餘矣偉哉至冲宇公之始終由禮亦所謂規矩準繩之大器大臣之範也容易易論之

## 徐宏基

徐公安基號曰六岳冲宇公世子而武甯王之十世孫也冲宇公之卽世也早公以冲齡纘緒嗣爵之後齒胄太學奉耐孝陵能率循先王先公之世法守之以至總七萃之士開所江上莫不制節謹

# 府



度秉憲循理都一之內聞望翕然每歲時首班行  
 以效嵩祝端凝恪慎望之者咸歎其足典清廟明  
 堂之重至其一時親賢下士之風人無間論平生  
 絕遠子女金玉狗馬之玩悛悛抑戒不異儒生鄴  
 架多儲皆能潛憶聞誦應對如流諸所咏之而為  
 詩揮之而為字又皆變變然奄有晉唐之韻諸公  
 卿恆稱予之謂為勲賢之盛事烈皇帝季年中原  
 之賊不時逼江公切根本之念亦不時有所獻陳  
 以為保固東南計甲申之變江南推戴合諸大臣

亦矣

協謀定策公時愴憤寔抱普天共濟之心乃公以  
 是歲未幾病卒不入宏光改元之日也公卒嗣子  
 徐某亦係沖齡宏光元年襲爵元數月乙酉易鼎  
 遂盡公侯一同北去而中山徐武甯王之祚以終  
 青岩路氏曰嗚呼徐武甯王之家一十世乎茲土  
 洵夫與國始終者矣前斯輝祖釋迦保一終終而  
 可復者也再斯徐某又一終終而不可復者也事  
 爭半歲耳設六岳公遲沒半歲其何以處之恐非  
 輝祖釋迦保公故事可了者也且不惟此設入宏



帝皇明代八文卷之二  
光元年奸臣大肆之際亦何道以堪愚往者當其  
時卽嘗與人歎六岳公之厚第也夫六岳公之厚  
第天保中山武甯王之裔之必無玷也六岳公無  
玷而以子某一不識不知之嬰孩終局萬世無恨  
矣

據史國初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達在朝日  
少以大將軍出定天下天下既定大封功臣達封  
魏國公公位第一定配享太廟功臣之敘亦大將  
軍達第一達卒追加中山王諡武甯中山武甯王

# 子

達卒長子輝祖嗣爲第二世卒子鈞嗣爲第三世  
卒子顯宗嗣卒弟承宗嗣爲第四世卒于備嗣爲  
第五世第六世未考七世鵬舉卒子邦瑞嗣爲第  
八世卒子維志嗣爲第九世卒子宏基嗣爲第十  
世  
青岩路氏曰考國史曰魏國公世次備下卽接鵬  
舉想鵬舉卽備之子祇以襲爵爲世次而其先顯  
宗爲四世承宗爲五世備爲第六世也此其爵系  
統紀餘支之人別附于後



徐申

徐申中山諸王孫也東橋顧公東園雅集詩序曰  
 夫名勝者天地之靈標文章者江山之藻色遐阻  
 不足以偉觀故方域宗乎神京微眇不足以大承  
 故川藪主乎世胄徒大不足以振奇故妙用裁乎  
 幽抱徒物不足以名世故事實托乎雅言蓋地隆  
 則靈族尊則顯情幽則邁言文則華具四監者其  
 惟東園乎東園者中山王孫錦衣將軍徐君申之  
 所築也在南都東城隅去賜第僅數百武許蓋別

成四

墅焉叠山疏池力奪天造岩壑廣遠園在庭戶嘉  
 樹叢生華構間起疎密有象采樸適衷儷諸前古  
 豈曰無間然曲陽引水而犯禮奇章品石以宜驕  
 即玩成愆于斯為劣矣當夫芳時今日秩筵永讌  
 則有王公大人縉紳先生與夫江海閒游之士宴  
 集乎其中尊尊陳夫商周殺羞備諸山海交必以  
 禮言而成章敘景則陶鑄極于崇深舒情則放誕  
 齊于沖邈琅函緗帙寶襲而錦呈藹乎道德之腴  
 郁乎烟霞之馥豈徒季倫金谷托潘陸為絲管晉



# 奧

卿西園藉蘇蔡爲藻傍而已哉誦斯知之弗俟贅  
矣噫喜盛哉惟我皇明之有南都猶周豐鎬漢西  
京也龍山虎阜長江太湖之盛盤鬱滉漾控天下  
之上游可不謂百二乎維居守保釐則中山孫子  
恆執其柄飛龍羽翼長夾輔于二南磐石根砥實  
衛翊乎九鼎故江淮以南晏然永安者伊誰之功  
也乃若瓜瓞之英進未膺推輦之寄退不得爲山  
澤之臞抱明質以閒居擬幽襟而特啓又安寄其  
高朗乎是以東園之築匪惟招名流廣文賦以潤  
飭于侯門抑亦引昇平之渥澤拓佳麗之莫區用  
輔相于皇邑云爾古人有言曰名園之興廢洛陽  
之盛衰也洛陽之盛衰天下之安危也豈其然乎  
園有亭榭並太宰白巖公前爲南司馬時所題園  
曰小蓬山復哉仙乎游諸霞外矣堂曰遠心跡近  
而神超其大隱之德乎亭有六曰迎暉曰總春順  
天之時于山熙熙爾陽而暢也曰一鑑曰觀濶察  
地之理于水淵淵爾陰而寂也曰萃清資之竹者  
深矣曰玉芝丹室所以全其身乎歸雲洞息也柱



笏峯固也司馬公所教于徐君者如此

青岩路氏曰嘉隆之盛南都王孫公子稍賢達者必築園亭有園亭者必修燕會凡燕會必集詩文雖相襲爲套而夾郊城外內種花其境段段細錦地鮮荒礫人抱餘情不惟閒逸者泳游多寄其時顯重大僚旣不時詩酒及卿士大夫接則分義自不至于濶疎且以公侯巨室之財力扶持風雅之壇其力必有勝乎卿士大夫踽踽涼涼貧仕而歸者夫是以共維昇平乎又久嗚呼名園之興廢洛陽之盛衰當日云之者今日豈得不重感之也哉顧氏客語云徐居雲京字禹暈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間與顧公璘弟璵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寵黃公省曾蔡公子楠王公廷幹施公峻黃甫公泐弟洵爲詞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又吳行浙行著隱丘若干卷皇甫司勳叅定蔡中丞謝司直刪定爲之序旣卒又爲之墓銘詞

甚悽愴

青岩路氏曰徐諸公子先後以風雅文學廣交遊

折



著者亦不一錄申京二人以例其餘

常昇

兄茂

開國公常昇開平常忠武王遇春之仲子也忠武王懷遠人從高皇帝渡江開國元勳元祀次中山徐武甯王一位長子茂初以父功封鄭國公既從宋國公馮勝出塞茂本勝婿而不相下交相坐罪致安置龍州上念忠武王功洪武二十一年更封其仲子昇開國公懿文皇太子妃昇姊也建文之末靖難兵至浦子口昇及魏國公徐輝祖分道力戰衆散金川門失守昇見文皇帝得不死昇一子繼祖坐事謫雲南臨安永樂二年詔至京賞鈔幣仍遣歸謫所以卒云

青岩路氏曰徐常分道力戰均不愧中山開平二王之子矣惜也昇之一見文皇遂大慚輝祖也雖然不以師迎降勝于陳瑄不獻門勝于李景隆則常昇爲猶有品存

常復

元振

常錦衣復常忠武王五世孫也初常昇一子繼祖



謫雲南卒有六子長子諱肅子復宏治五年詔錄

太廟元祀功臣後曰此其人佐太祖平定天下有

大功今其子孫不沾寸祿夷于眚隸朕不忍焉其

加恩承祀于是復及李鄧湯三家後皆得為南京

錦衣衛世指揮使復卒子經嗣經老子鳳嗣鳳卒

子元振嗣嘉靖十年進劉基侑享太廟并議常李

鄧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和皆

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微替歲月

彌久莫敢訟功逮我孝宗閱焉下詔錄其裔孫四

封

人為錦衣衛指揮使皇上神聖天啓動尊祖法特

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世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

如基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主興滅

繼絕之典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

常元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

宗靈璧侯各食祿千石與世券嘉靖二十七年元

振乃卒

青岩路氏曰此據鄭端簡公常忠武王傳後按徐

常李鄧湯五宗徐秩在南京原未廢常李鄧湯四

宗



在

秩雖廢要居南京不他徙卽或他徙迨宏治詔四宗皆得爲南京錦衣世指揮使則其正支世不離南京可知矣根基日厚以至嘉靖之初俱復侯封則其光耀爲世所推反不下開國之始以故嘉隆萬泰之間諸宗之婚姻戚友締滿纓簪之族人物清華禮樂艷盛而推南京一時之極享雖其時以王孫公子爲詼笑者累累要其盛固布于此也○明史目懷遠侯常元振之下文濟世廟緒延齡凡三世

常延齡

常侯延齡字喬若開平王十四世孫也夙懷伉爽早有志概崇禎之世襲封懷遠侯在京奉朝請嘒國事之日非中心倦々不翅念世臣之義遇事輒敢言前後條陳疏凡十二上所言者皆洞切時弊上亦鑑其忠欵深眷注之嘗清巨璫王民籍產上以公清貧命查給之蓋異數也是時科臣姜琛熊應霖以劾首輔上怒御門親命旗衛縛二臣詔獄拷訊瀕死怒未已公疏請開釋二臣而以文彥博



救唐介爲輔臣勸朝論莫不避之國變公先已南  
還久南京援立公多進言宏光之初姦相馬士英  
柄國引起鈔案元逆阮大絨在廷駭諫公亦露章  
糾劾大忤權臣意未幾卽掛冠去去卽爲僧號曰  
蒼谷居村菴中傍無儻從躬灌園以自給飢寒晏  
如也其沒也無以斂友人白生胡生醮金葬之夫  
人徐氏魏國六岳公之愛女也食貧如飴躬操井  
臼且夕辟蠶而食荆布不充至死一無怨尤聞者  
莫不哀而敬之曰喬若公之義配中山開平二王  
之烈裔蓋有如是者云

青岩路氏曰開平王之末得此一孫以稱後勁而  
王乃無慚于萬世矣嗚呼元勲之位中山第一開  
平第二二王禪末可汶汶乎六岳徐公早沒喬若  
常公早去無論其他卽讀史者亦爲之愁釋也

李文忠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盱眙人而自幼撫長于高皇  
帝後賜第京師居焉子孫遂三百年此土王固盱  
眙李氏始遷渡江之祖也蘇伯衡岐陽武靖王碑



日王初見高皇帝于滁陽年未三五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然自淬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習之馬上遂從濟江以至成佐命功王早師當塗潘庭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翰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啻弟子之于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王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于經史奧義帝王為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

周悉上表奏每館客具稿能指摘其瑕類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雄渾而溫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間氣所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也紀云王末年召還自河鞏叅贊軍國重事十六年更兼領國子監事洪武十七年卒年甫四十一以元勛侑享太廟王器量沉閱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遇大敵膽氣益壯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儒士云

青岩路氏曰開國諸元勳不敢錄特錄岐陽王者



王于此讀書起始于斯終于斯固與池人不同也  
志云王父貞母高皇帝姊生王年十二而喪甲午  
父貞攜王見上于滁去莫知所之初上見王喜且  
泣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賜姓名朱文忠自養之  
王遂從上渡江云茲錄王者此錄懿文太子起之  
義也

李性

臨淮侯李性者岐陽武靖王裔南錦衣衛指揮使  
濂之嗣子也濂卒子性優給嘉靖十一年詔續開

國元勲封性得封臨淮侯蓋岐陽王之封至性而  
乃復云按岐陽武靖王李文忠高皇帝大封封曹  
國公卒子景隆嗣永樂初徐常大勲國皆廢以景  
隆故岐陽國未廢然而非武靖王之義也既而景  
隆自得罪武靖王國乃廢曹國廢景隆凡錮四十  
五年而卒蓋卽錮之南京賜第也自是景隆子佑  
佑之子萼萼之子璿遂皆廢居京師蓋武靖王以  
甥舅之誼自幼撫成于高皇帝後賜第京師卽家  
焉其子孫亦別無可歸之地宏治五年詔錄太廟



# 性

# 王盱眙

元祀功臣後璿乃得為南錦衣衛指揮使蓋敘以  
 衛使自璿始璿卒子濂嗣濂卒子指嗣嘉靖十一  
 年續開國功臣封性乃得封臨淮侯蓋復以通侯  
 自性始性既封次年遂卒無子以弟沂嗣自復侯  
 岐陽之裔乃再顯于世且世多人才為可推云按  
 明史曰臨淮侯性其次曰沂沂之下曰庭竹曰言  
 恭曰宏濟

青岩路氏曰以景隆之罪世不當復存盱眙李氏  
 若以岐陽武靖錮之功德則亦焉能滅之使其不  
 祀也忽諸景隆不忠不孝自得罪于天地耳錮之  
 四十五年而卒廢其子孫三世以討景隆義彰彰  
 矣武靖王忠孝之子孫固不可不復也于是是一時  
 天意人心合起而復之卒令之與國終始夫豈無  
 故哉

## 李言恭 子宗城

李元戎言恭字惟寅岐陽武靖王之裔也文學名  
 臣傳曰李臨淮言恭號曰秀巖昔岐陽武靖王文  
 忠以佐命元勳而通經術召掌國子為天下師至



家

今稱之盱山公紹承祖烈開府湖湘秀巖公卽其孫也操觚染翰有學士大夫之風流與王公元美李公于麟一輩稱詩說禮爲壇坫主盟真袞衣中文士也所著有楚游稿貝葉齋集按臨淮啟封性未任用開府湖湘之盱山公疑卽李沂然則言恭必庭竹之子沂之孫也俟考又言恭別傳云岐陽之宗自武靖王重文墨喜親近賢士家世多承其意秀巖公沿襲風流招邀名彥兩都騷人墨客望走如鶩以勲臣留守陪京位元戎列師保而出入風雅之壇累年以卒子宗城字維藩亦有文好士東封之役奉使不終家于金陵賦詩結社有承平王孫之風云按宗城瘋顛公子耳以滌于色玷師辱國殊不足論然高麗之師躬膺大帥以出則亦荷重用者蓋復封諸宗世荷重用者莫如李臨淮之爲盛云

青岩路氏曰李臨淮自沂以下其宗日盛人多賢文爲足以觀嘉隆萬泰之間蓋彬著著矣要其宗派文雅風流自武靖而來世相沿習余次姑母適

彬



盲

臨淮之族封永崇縣縣令李公諱宜廟儉子環衛宗堯

少緣葭苧之親多接其家之人大抵統綺之態雖

曰不脫而喜言詩論字愛交游則其風一也諱宜廟儉

公號曰瑞巖博學多才工詩字尤推重一時先大

人嘗言公晚年日育猶按銅圈日作字不已余表

兄曰邦鑄亦能書才武自許○○清初官守溫州

海上之變沒焉王襄敏公之曾孫婿也

鄧繼坤

父炳

頌

定遠侯鄧公繼坤父炳甯河鄧武順王愈之裔孫

也鄭端簡公鄧武順王傳曰王虹人以兵從高皇

渡江訖成大功洪武三年封衛國公十年自征西

召還至壽春卒柩至于三山門上臨奠為視葬地

歎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朱

夢炎為文碑之神道贈甯河王諡武順侑享太廟

王長子鎮嗣改封申國公卒無子次銘西安護衛

指揮卒子源永樂元年乞嗣以年二十為散騎舍

人七年征胡有功還而卒子挺亦卒挺子炳成化

十七年乞嗣不許宏治中錄太廟元祀功臣後炳



始得爲南錦衣衛指揮使老子繼坤嗣至嘉靖十一年以詔續開國元勛之封繼坤得續封定遠侯青岩路氏曰按文皇帝之世湯鄧之家未嘗有罪也時非其時人物不延開國之封適自廢也復侯之後迄于明季二家乃人文接跡科第時有不第擅爾公爾侯之貴而已抑亦補前此之所未發乎惜未能具考其柯葉祇錄其續封之一人以見其肇端者云爾炳爲錦衣繼坤續侯繼坤之後祖錫世棟紹煜文明據國史之目也

### 湯紹宗

靈璧侯湯公紹宗父倫祖傑東甌湯襄武王和之裔孫也嘉靖十一年以續開國功臣封紹宗以錦衣衛指揮使得封靈璧侯鄭端簡公湯襄武王傳曰王鳳陽人初率壯士從滁陽王高皇帝時在甥館王委心十翼迄成大功洪武十年進封信國公十八年王還朝乞骸骨上爲王造第鳳陽尋復諭王出征二十年還京明年王新第成王率妻子辭去二十八年王卒贈東甌王諡襄武侑享太廟先



是信世子鼎先卒鼎子晟幼優給永樂元年卒子  
 文瑜文瑜子傑皆病廢不得嗣傑子倫倫子紹宗  
 宏治中既以錄太廟元祀功後得為南錦衣衛指  
 揮使嘉靖十一年詔續開國元勳之封復得續封  
 為靈璧侯紹宗受封三年于嘉靖十四年卒子祐  
 賢嗣佑賢之後繼世隆繼之誥繼國祚其先一支  
 別自起者王孫有諱世廟勤者居丹徒景泰元年巡撫  
 周忱薦其才授北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善  
 趙榮使瓦剌還陞指揮僉事充叅將守延綏虜寇  
 邊遇害諱世廟勤才志敏捷知兵善談論能文詞其初  
 應天府庠士也

久

青岩路氏曰京城南古桐樹灣今謂之信府河想  
 國初信國公允居于此但王既率妻子去鳳陽新  
 第不宜子孫尚籍京師其籍于留京當由紹宗為  
 南錦衣使更起然事在宏治中而詳諱世廟勤為京兆  
 諸生當在正統之世則必湯宗之在此土先此久  
 矣諱世廟勤之去而居丹徒也避罪于京兆而去非得  
 已也先是諱世廟勤當生于吾土者則湯之在此知久



守里明仁人志畧 卷之二 三  
矣以才列京庠者亦當不止世廟諱勳矣

湯世廟諱勳

諸生湯世廟諱勳字公讓東甌王和之孫也少負才好使氣初列應天府諸生與府尹不合輒攘臂去題詩學門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嘗在江陰其縣令虐民將受代生輒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並收下獄凡數歲會赦而出周文襄公忱奇其才疏薦之赴京于忠肅公方督諸軍立試之摘古今

將畧及兵事以問應對如洪鐘公曰此文武才也人對卽以爲錦衣百戶後以裨帥力戰孤山堡衆寡不敵死之生負氣不能俯仰狗時好詩豪奇崛援筆揮洒如風雨觀者奪魄每就入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詞氣躍然曾不加點云

青岩路氏曰王鳳洲詩評世廟諱勳雄才蓋世與劉生

溥雁行氣所壓正由小巫見大巫耳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年少斗健作噉人狀鳳洲先生于金陵詩人多所不予而獨予孫爰湯世廟諱勳則湯公讓詩之



才氣可知矣要之詩如其人有湯公讓之人必有  
 湯公讓之詩此固不俟論者公讓奇人所在輒挾  
 奇氣不獲自抒而躓逢于少保之知躓者畧起而  
 終躓乎窮邊文武皆不究其奇氣惜哉噫公讓文  
 奇武奇楊善趙榮奇士也其使瓦刺迎正統皇帝  
 也奇義也公讓同行義亦奇文奇武奇義奇而總  
 以氣奇奇男子乎東甌王之後第見此一人  
 金陵瑣事云湯公讓以叅將守邊突與胡戰敗沒  
 後數月口外某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至騶從甚

盛坐中堂今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

早驛卒俟其起門戶寂然無人但見壁間留詩有

血汚遊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卿臺句始知爲世廟諱

勤湯叅將云按通紀成化三年七月虜寇榆林孤

山參將勅力戰死之

青岩路氏曰公讓起而從軍當景泰之初景泰七

年天順八年抵成化三年計十八年矣名位不顯

猶以參將死于孤邊可歎哉奇文奇武而文武之

數皆奇何怪夫其英魂不散磊塊之結乎空中也



沐英

黔甯沐昭靖王英定遠人定遠縣誌曰英縣之積善鄉人父母早亡上起濠梁英匍匐往依之因撫為已子從朱氏數從征伐年十八用為帳前都尉居四歲擢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洪武元年許復姓後封西平侯上親賜誥文曰曩者朕于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尙未生兒女爾沐英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撫育如兒夜臥番榻數番鼾睡于朕懷後因吾有諸子爾

同

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念昔以爾為子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異于爾父爾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恩英為人嚴毅宏重識高慮遠臨事果斷用兵如神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下雲南留鎮之二十二年入朝復令歸鎮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而卒年四十有八訃聞上慟哭命以喪歸賜葬觀音山追封黔甯王諡昭靖侑享太廟而親製文以論祭之曰嗚呼

諭



爾昔幼孤于擾攘之初若尋常之命豈有今日者耶古語有云吉人天相所以天使然而我依當依之時爾我皆不知今日及爾長朕日漸昌皇天眷命至尊于宇內卽以西境侯封爾復本宗之姓繼爾宗祀天下皆智勇者也西南夷非仁勇者難以控御自爾鎮後于今十年矣朕無西南之憂所以累贈產業廣賜白金朕冀朕後爾及爾子孫爲巨富巨貴之家意欲始終保全相遇之緣吁天何不假年一疾長往不勝哀悼更何以欷歔而再言今

黔

特遣使祭爾以牲醴爾其有知服斯論祭

青岩路氏曰君臣之義歟父子之情乎於戲李岐

陽沐默甯佐高皇蕩清南北二王者皆一代之大

雄也而一則牽衣以戲一則同榻而歿咸起于真

主懷抱之中是又非龍非鸞別自一夢天開千古

之一奇也竊謂二王雖非生于斯寔育于斯高皇

帝養子于斯者視他元勳挺身外來不同比于二

十五王之下卽升以鍾山之英亦無不可故勲宗

特書二王二王平天下之大功推之天下謹書其



父子兄弟朋友之奔奕繫于斯者云爾

沐瓚

鎮南將軍沐公瓚黔甯昭靖王之曾孫也誌曰公生于南京元津橋西里第初以父廕爲千戶天順戊辰入朝在京師會兄總兵官都督璘訃至上念沐氏世守雲南邊夷服信之不欲以兵政更委他人遂召瓚至便殿陞右軍都督同知掛鎮南將軍印乘傳之鎮瓚承命感謝臨鎮卽飭修城壘增貯廩庾興學校輯奸宄以清內治旣而錄谷塞叛命

祿

寅

都指揮高遠勦平之霑益州賊阿賽與土官適仲相仇殺命都指揮張諒剪除之隴州蠻酋木梅罕賢麓寇思不法等爭搆劫掠會集鎮巡諸司請于朝相機攻守忠勤不怠邊圉以輯事聞賚白金文綺有加成化之初又移鎮金齒恩浹士卒化行民獠遘疾卒復歸葬于南京瓚爲人質幹魁碩器宇宏邃樂善容物而尤優于謀畧精于騎射南中至今思之

青岩路氏曰瓚以千夫長立起爲大將統雄邊折



衝萬里其感激思奮固其宜也亦英雄之盛遇哉  
黔甯之裔雖世鎮邊陲而沒必歸骨南京高皇帝  
之所賜墓在此故也又高皇帝之所賜元津橋第  
歸然三百年于此當其盛時王宮之婚姻交際多  
在南京其子孫兄弟或竟居在此或往來于此而  
有後于此者蓋多多不足以盡問也據誌記瓚一  
人以例其凡云爾

廖鏞

銘

倪遵附

廖鏞祖永忠巢人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之  
逮鏞厯世以列侯第京師權洪武十七年卒洪武  
之季鏞以嫡子由散騎舍人厯官至都督建文中  
與議兵事時宿衛殿庭靖難後文皇帝以廖侯兩  
子鏞與銘嘗授學于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  
讀幾年書還不識个是字兩子復命乃令軍校收  
孝孺孝孺杖衰經至闕下大哭帝益怒令刀抉口  
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  
移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  
逃去永樂元年夏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



論死鏞銘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某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青岩路氏曰廖兩子初不合奉命然其後委蛇存師骨于萬險之時難矣難矣嗚呼兩子者其緣師一怒之後竟識是字也哉不愧公侯之子讀幾年書者已據傳鏞銘無後可知然明季舊宗爲廖氏者不少未考猶有德慶之裔在否乎

倪遴者建文之世某衛指揮僉事也遴父旺洪武間以都督僉事開國功授世指揮僉事遴嘗同廖鏞廖銘兄弟受業孝孺方先生之門孝孺死遴哭之慟設奠祭之遂不朝文皇帝怒削其職論死子德逃隱于城南烏龍岡終身不出著有臥雲集載革除間事蓋甚詳云

青岩路氏曰鏞與銘兄弟俱得之遴與德父子俱得之意其人亦讀書幾年度幾識遴是字者乎有廖兄弟又有倪父子希直師之是不孤也已倪遴者檢諸勲籍不見有其姓氏存之以備一聞遴學于斯死于斯其子旣終隱于斯遂爲南京人無疑

个



第未考烏龍岡在城南何所

梁志仁

梁大令志仁號霏玉保定侯銘九世孫也才名夙著少列南京京庠登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應天鄉薦屢上春官不第崇禎壬申赴選授衡陽令以廉能著久之流賊橫掠斬黃中樞以公才調知羅田公築城澹隍晝夜戒嚴不少慚賊至賊首曰飛天王曹操者知公清正令諸營勿犯界會邑豪汪猶龍者通賊公捕之繫之獄猶龍知不免遣家奴潛

澹慚

引賊入縛公公大罵裂縛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賊怒遂刃公于倪公祠夫人唐氏不屈亦死之操賊方屯吳山聞之馳至羅田斬手刃公者以錦綺斂公夫婦屍大書署版曰梁公並夫人柩羅人哭之如喪考妣祠祀之焉事聞贈公蘄州知州

護

青岩路氏曰自明末季勲裔以人文著者莫若梁鄧兩宗鄧故在南京梁之祖燕山獲衛百戶傳所謂梁銘者文皇帝之世累戰守功官至督僉侍太子監國坐事下獄仁宗卽位念其功封保定伯天



順元年乃與其子孫世侯第北籍未諳其何時世  
居于南隆萬以下霏玉公前後而梁之人物乃奕  
奕矣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終



